



老峯集

御

行狀書

子六

~16
2372
4



和
2372
卷 6-4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書



與徐載邇

答徐載邇

答徐載邇

答徐載邇

答李同甫

答李伯祥

答士仰

答士仰

與士仰

答鄭宗之

答成生萬相

答鄭生德亨

答人

答人

上伯氏

上伯氏

上伯氏

上伯氏

上伯氏

寄持叔

答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答持叔

答持叔

答持叔

答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寄持叔

答持叔

寄持叔

寄兒鎮長

寄兒

寄兒

寄兒

寄兒

寄兒

寄兒

寄兒

寄兒

答兒

寄兒

寄兒

答兒

答兒

答從子鎮夏鎮周

寄從子鎮夏鎮周

答從子鎮周鎮魯

答從子鎮周鎮魯

答從子鎮周

答從子鎮周

答從子鎮厚

答從子鎮厚

答從子鎮厚

答李季文

答李季文

與李季文

答李季文

答李季文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答洪甥重模重措

答洪甥重措

答洪甥

答洪甥

答洪甥

答洪甥

答洪甥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徐載邇

必遠

壬寅



昨日院落措語之間似未致詳傳示四外得無大害
盖以愚意言之國制凡諸緊任皆除服制式暇而史
官所職尤緊故雖遭服制不得徑出陳疏呈辭亦所
不敢仍成一例耳夫豈慮其苦務覲避而然也此則
下語之失當也至如暮服不出妻喪出哭 闕外還
入之說則尤極未安國家設教立法盡情文也明倫
理也而所謂暮服即祖父母伯叔父母與兄弟子姪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答洪甥重模重措

答洪甥重措

答洪甥

答洪甥

答洪甥

答洪甥

答洪甥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徐載邇

必遠

壬寅



昨日院落措語之間似未致詳傳示四外得無大害
蓋以愚意言之國制凡諸緊任皆除服制式暇而史
官所職尤緊故雖遭服制不得徑出陳疏呈辭亦所
不敢仍成一例耳夫豈慮其苦務覲避而然也此則
下語之失當也至如暮服不出妻喪出哭 闕外還
入之說則尤極未安國家設教立法盡情文也明倫
理也而所謂暮服即祖父母伯叔父母與兄弟子姪



之喪也妻喪則應服三年而約為十五月之制故於服為重不許食肉於月數之內者也若於此等喪為守官而不得赴則此正喪性悖倫之人當被斥黜之不暇豈可容於近臣之列乎凡事必以吾身自體方可盡其情理設令兄與我當此境則其可自謂善守法而不之赴乎吾所不忍為而欲令國家創為人情天理所必無之法則夫豈聖世導率之教哉况法文所不載而直稱法制則尤誤矣此事有關禮教四方傳聞必致有識之駭譏若又他日不知禮之人聞有此啓謂是法理應然恐為不忍為之舉則豈非兄之

誤了人耶欲望兄速改一言之失以正末路之陋風也兄必以古風為言而所謂各司古風云者率多無倫悖正之舉果可視以先王之定制而必欲遵守毋失耶千萬入思勿以迂儒而忽之也

答徐載邇

甲辰

拙劣平生交遊不廣其所相親而相愛者尤絕少然於親愛之間則未嘗不盡心焉雖不敢妄擬於道義亦或庶幾於氣味之同耳豈知令公今日遽有此事也始令公之投䟽張論得而讀之則語皆悖繆豈不駭然竊獨以為令公平日不講禮義惟以臆斷為長

雖有頻失亦能頻復氣降思恬必能自覺其非自服其誤如古人之為而至於北門鎖鑰非令不可不宜輕動既以是信於心言於人而又以是書勉於令公者再矣終無一字之報區區之心時有感慨惻怛之發而更不敢犯聖人之戒而為之數數言也然其一念惟以不能盡義責善救得一友愧恨至今耳一雄大唱時論靡然漸至於是非相易則銓注之際不可無區別之舉竟以是獲罪退伏松楸已數月矣 恩除忽降感激雖極畏罪思義不敢遽當且聞令公辭疏辨說講張氣色不佳尤以受代為嫌已嘗再言於

乞免之章即奉令札縷縷見諭專在於一路措置可見令公為國之誠不以私怨而少過也令人感歎不已此亦從此不敢復言嫌矣第以所負罪名極重起當方面終覺不安必欲屢控得適如或終不免一行則亦當一遵約束如曹相國耳豈敢以令識論之錯而掩其事業之盛哉高手之許非所敢當而別具冊子以備遺忘之示甚善甚善朱夫子之論學亦已有此而必須先投預講對面論定可無恩恩為言今可移用於此事如何如何令以為可憑撥投付於發行之後使之在道嘿究相見極論甚當甚當唯在入思

答徐載邇

別懷悵然適中承書稍以為慰又蒙長牋之投辭意勤切此實古人相難相講之事而兄乃行之甚盛甚盛第終日相對言笑啞啞既無一端之及別後始有百行之誨恐不如延相李延之瞋目怒爭見人理直便即下膝之為丈夫氣象也書中有緣弟妄言致兄過信爭端之起實源於弟云此則弟之誤兄大矣不勝隕越昨於酒中弟先發此則豈有忘却之理耶蓋平日愛兄之厚者莫如弟待兄之薄者亦莫如弟至于今日竟壞交誼弟實負兄以此心常不寧有時忘

寢亦或發之朋友書尺之間祇自愧慙弟嘗愛兄氣節過人心誠慕之雖兄平日所謂親過於弟者未必若弟之真切然知兄之病痛知兄之不受人言又莫我甚熟故時或見兄之所失亦不能規責弟實自誤於韓忠獻不與親交爭論不相合處之語又以兄之喜臆斷而厭古義之故今將古人切偲之道自反於已則弟之待兄固已太薄矣及見所錯之大始欲相規兄豈信我哉追訟知罪瞿然若無容弟嘗以為復讐之文著於訓而無於律律者時君之所執故誅不孝而不誅不復讐訓者聖人之立教故勉人以各盡

其當為之道後之處此變者如或一毫未盡於聖人之訓則乃是聖人之罪人而惟時君不必以律督之爾既不以律督之則義當自處而已紛紛請避苟過目前豈宜如今日之為者哉然以朝家待下之體言之渠以痛迫之懷來告則安得不為之聽許乎愚見大槩如此其時與金伯玉爭論於朝班亦如此而又意政院則似當不捧此等疏章使渠或出或入任其自處事過後其入者自列請罪於事體為勝依慕相逢之日兄問以金疏啓出如何弟答以必是兄之所為兄又曰誠然果如何弟曰好矣雖過中氣力則好

矣以此不問而已知兄之所為也仍略言愚見而忙卒不能悉蓋弟之斥兄不在於此又不在於初疏初疏固多悖於言謬於義者自是兄平日本色故弟獨不深斥以是得緩論之名至於再疏則兄必欲以已見為訓立法於天下後世豈不尤悖哉於是弟亦駭懼始以為是非不可不明言及於朋友相問之際矣在此以前則聞斥兄者之論雖不敢救亦莫敢和之矣貽書相責之意一日千萬弟豈嘿嘿先阻如兄然也但兩書不答而又欲三責則其勢果可得而其義果可為耶至如祖孫一款則有可言者矣古經言父

言子而不言祖言孫者祖與父一也子與孫一也舉父則祖在其中舉子則孫在其中今何敢分之也所以有不同者父事其祖子事其父其序自然如此非以生生我者不如生我者也是以父死而不能事其祖則子事其祖生養死葬如其父之所事也若於三綱又添祖為孫一綱是祖非生我者之父而別為一他族也於義何如也凡經訓先舉親者尊者而餘盡推類矣後之人必欲執一句而斷之則夫亦只得為妻綱而不得為妾綱耶且論復讎只舉父及昆弟從昆弟而不及祖則是祖果輕於昆弟與從昆弟而不

得與於倫綱耶苟以為不然而以類推之當類於父乎類於昆弟與從昆弟乎兄須反復自求於吾心如何如何然世遠則有殺亦天理人情之自然故朱子以五世為限蓋以五世孫視五世祖其親愛之心誠亦有間於其父也若以天理之當然求之則其父為其祖欲復其讎枕戈寢苫不欲一天及其死其子痛迫必報之理尤有倍者故戈苦如父焉子而孫孫而曾曾而玄至五世一如焉又豈非復讎之義比之事養尤有異焉者乎苟如兄言則其父之外其祖與五世九世百世皆在於可報不報可殺無殺之中果如

何果如何兄須千萬靜思兄若自知其誤則朋友之
攻斥兄者真良友之不私於兄者也朱子之與呂伯
恭情誼親篤乃聖賢相與豈他人之所可擬哉然伯
恭纔死而朱子見其論有誤作書大斥使人人知之
曰不可護伯恭而誤世人也其言甚迫有若相絕者
而其他愛惜親厚之意則勤懇不替想天下公義理
必如是矣今弟於兄又何忘不忘之有哉且兄所謂
甲乙先後之說古義有不然者彼不能自處如聖訓
者固未嘗謂之善也然若有倡為異論必欲棄聖訓
而自為教於天下後世者則帝堯臯陶之治將誰先

乎夫子於春秋詳言之豈兄未之思耶

答徐載適

弟之懇懇於前後復書者非為令兄之去芥滯也只
是平日愛惜之心欲望其悔悟於方來也今得來書
則高見益堅世之君子亦多相和者云兄意本欲為
法於後世今乃見信於當時可謂得行其本意矣唯
宜自信自守益求其極處以自安也他人復何云也
一本之說兄亦曰父之本在祖子之本在父則此正
所謂一本也亦以上之百世皆同豈唯父祖為然也
子之事父孫之事祖倫序既異各率其職則其在平

日固自有不同處矣至於遇事之變或有父沒而祖在或曾高在又或有百世祖在則生盡其養死服其喪皆如其父夫何故其本一而實亦天理之常也夫豈聖人強為之禮勉人以人情之所本無者哉不唯父沒者如此至或父有廢疾而不得為子職則其子替事其祖代服祖喪不以父在為嫌古聖察情作禮之意果何如而其本真可二乎見人倫處常之道疑孝子遭變之心乃敢唱言曰平日之事父事祖自有不同之處其於復仇讐亦當有降云爾則其可謂不悖哉程子以世人之異視已子與兄弟之子為不知

本則况欲異視父與祖乎遭父之喪者告君棄官遭祖之喪者亦告君棄官皆今世之所行也至如復讐之義尤有大於死喪則豈有獨告父讐於君而不得告祖讐於君之理耶今之告喪者以喪三年為告故聽者無異議今之告讐者亦以枕戈不仕為告則聽者與聽告喪何異也但今之人以一時少避為告故聽者皆不快也不快之端在於告者之失其所當告顧何有於父與祖之有間而然耶此理甚明况非不知而初因不快之心致有暴發之舉語雖失中本意自好及被儒斥私忿好勝張皇翻說反以為父祖有

間而至舉二三宰相不安之勢上動主聽下箝人口羣情之深疑駭怒烏得免乎弟本知兄之性踈氣暴故意以爲兄之此言不過出於忿頭輕肆元非有心而發久當自悟自悔不宜先加深斥其後兄之悖出一節加於一節至于今日亦頗半釋於復讐之義而必欲分別父祖以實其初過言之爲非過浸浸真蹈淪夷狄人禽獸之域而不自知吾嘗疑尤丈之斥兄太激及今見之賢者之言真可畏也尚復何所云也兄宜主張此說以率世人入則以是出則以是務去祖孫之倫盡棄周孔之禮終得出於夷狄禽獸之

域則弟當獨抱遺經羞愧而死也

答李同甫

喜朝

己酉

猥以無似幸蒙先大夫不鄙遠之許以交遊之末數年以來退養林泉雖未能朝夕談論然其簡牘往復不隔彼此凡有所得箴之箴笥時時展看平昔愛慕之情有若是矣卽今萬事已成陳迹其所彷彿思想者唯此筆蹟則尤用寶箴欲爲存沒相慰之資乃者大事旣畢孝思無及收拾手澤訪索所有顧此區區之誠止於此身若其孝子之請必且爲後孫計其何敢嗇謹奉舊莊一軸以上其在鄉居者亦有若干葉

方有疾患不能自檢又無在傍幼少姑瑛後日抑又
所望必以一二牘見還俾令他時開展寄慕不孤收
莊之初意亦如何如何

答李伯祥徵明 壬子

曾聞栗谷先生神道碑文沙溪初託於象村讓于清
陰其後諸議以爲不可不請於白沙白沙許之仍讓
于漢陰漢陰曰不敢當必強之缺託名先生墓刻祭
且幸何敢辭屬草藁未半漢陰捐館白沙就其草藁
潤色而足成之其時儒生之往來將命者卽李公景
閔云文旣成沙溪守夢諸賢皆不滿意無何白沙又

捐館諸議以爲其文雖未盡善其人不可復得莫如
仍用沙溪諸公亦勉從之請寫於金南窓刻之時當
昏朝有畿伯柳姓人極力相役欲寫額篆幹事諸公
許之昨聞吏判以之言月沙集中得橫財之說指此
云癸亥後諸議不快改受仙源篆東淮書再刻而立
之卽今剝落者是也吏判云先祖精嘗曰白沙之作
雖未殫成其文自竒此碑終亦不可棄也當時先輩
之論大槩可見也抑今日時世益遠不惟垂後紀實
之文不當草率衆昧未已傳信尤重適當改碑之舉
豈可反刻諸賢不滿意之舊文而已耶此則義理較

然只當議定於丈席何可必待洛下諸議之皆同耶
白沙仙源東淮諸公之文篆書既皆不可棄而今日
撰定亦當就其中出入論辨兼補踈漏則新舊兩碑
之雙峙無論前例之有無決不得不爾况古今人亦
多有行之者耶問之吏判亦以爲然矣此議初不發
於洛下故諸公未及深思有此疑難吏判更無他意
而都憲副學吏議則賢以同事之人方作鄉行就議
而去似爲完備如何如何行路所由固當先拜同春
矣先稟亦好

答士仰

族弟泰重

乙巳

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恐非服彩唯諾者所能爲移孝
爲忠報國退身優游被服自是正當道理何必隱遁
避世而後方爲吾儒本家計耶古服不宜於時用於
禮事閑居前人亦有說矣退溪先生終不肯着幅巾
恐駭俗故耳近見年少輩氣習多有過當處吾常以
爲吾東正宗乃退溪後學必學退溪可以無弊未知
所見如何也

答士仰

示諭已悉兒子本是做舉業者自應赴試初非有動
於禍福也渠若斷置此事專心古書豈不快好而不

能判得拘於資稟見識之不高不透奈何然雖應舉不至全昧於隨時揭厲之義矣世或有有意求學而不肯下工廢棄舉業而不屑應試悠悠自放兩無所成到老作一庸常之人此則反不如做舉之爲愈故亦不得勸令廢棄矣吾兒資稟果如尹和靖可以潔身潛修則雖無善諭豈肯規規於舉業耶然和靖末年猶不滿人意今欲責渠以和靖以上之事其能辦得耶慎老於丁丑以後勸人應舉者其有見於此乎宜更思量也

與士仰乙丑

立巖先祖神主奉遷於最長房未及再三傳而子孫貧殘無他禡奉之人將埋於墓亦所不忍不安處禮窮勢迫出此墓下立廟權安之計如有善變之道千萬思量指示

答鄭宗之 必東 己巳

出享一節守土之臣豈敢不奉 朝命乎於韓魏公新法事可見矣鄙意告由埋安之時親執惟謹徐徐觀勢圖適則奉命之義自靖之道並皆得宜如何如何

答成生萬相庚申

不意 國故臣民之痛曷可極哉見詢禮節國典內
喪則過三十日許行大中小祀古禮士庶與大夫有
差今日祥祭似無所礙有傳朴和叔之言亦然而稟
問于尤丈則所答如此宜從長者之言如何如何

答鄭生德亨 已未

並有喪者常持之服既有輕包重特之文而杜元凱
之言亦曰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
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父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
之訖而服母之服今以見詢參量禮意則祖母之與
父其尊當壓而斬衰之與齊衰其制自別似宜倣父

祖母之母
疑父之誤

母借喪之禮而行之第包特兩兼有駭於俗且不便
順若從杜說葬祖母畢還服父服父喪既練還服祖
母服祖母喪既練還服父服父服除還服祖母服以
終喪未知如何至於稱號則無所考而范宣之言曰
母與祖母借喪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云今遭父與
祖母喪者似亦遵此也如何如何

答人

賢以先府君之命出繼於傍親斷以禮義自當致隆
於所後而不得不漸殺於所生也今日服制初以斬
衰為定者固以公案未出之故而似聞尊所後家已

受出公案云果爾似當有變改之節不可徒懷私情之切而莫思天理之嚴也如何如何此是變禮不見於古經然女子之遭親喪者以其出反而爲三年已遂之制則此亦推類可知幸望裁量處之第近來因變禮而獲罪者有之賢之所遭與彼雖殊亦宜具由呈于禮曹得其處分而遵行如何如何

答人

將祭而因家中喪病與不潔之事不得行則時祭過時忌祭過日之後固不當追行而若忌祭之類則或可使子弟設祭於墓所與他子孫家惟在量度事勢

而處之

冠禮遭大功以上喪者服而冠則 國恤三年內行冠禮者亦當用白衣冠而不得備三加之儀矣若告廟見廟則何可廢也然無大段急迫之事則待三年後備儀爲善如何如何
主喪之子有疾病或犯罪不得臨葬則如贈禮題主及三虞卒哭等節當使他子弟攝行而先告其由於靈筵可也既有其弟則毋論爲人後與庶出皆宜攝行以其於死者爲親也無則子姪亦可攝也但國俗待庶子甚賤恐無以奉行重禮如非知禮可攝者則

直令子姪攝之亦宜

祭禮班祔之儀正位酌獻畢即使分獻則祔祖之子果有先父食之嫌而竊詳禮意實有偶坐不辭之義試以生人之道推之孫侍其祖而祖有所賜受而食之自應如此似無先父之嫌况其父方享正獻此時旁及則尤非所碍古聖制禮曲盡人情豈有未及思量此等節目之理乎

非宗子而冠其無父之孫則其序立固當如其父而其冠有父之孫也祖與父亦當立於主人之右而祖前而父後矣既立於主人之右從出而迎賓則便有

同主之意至於升降之節何獨不然

贊者位設於房中而醮禮以前皆有應行之節則舍其位將立於何所耶

家禮降盥只行於初加則再三加降盥先後不當問也如欲循古禮則亦當循節而思義尤不宜妄以已見參錯也

加帽自應徹巾而闕之者豈以初加以冠爲重故耶終覺節目見漏來示爲是

賓既主禮則贊之升降豈擬於賓乎賓降受冠之後執事當以巾授贊矣與取櫛具何異也

贊之為任與執事同入房有位出房在冠者之傍以助導之禮畢當立賓右少退矣

妾子之承重者入廟為禰有何可疑其他妾子無後者自當班祔豈有與嫡異同之理乎祔妾之禮疏家有之而朱子疑之以為未可從矣

舅姑之於壻壻之於舅姑則不以妻存妻亡有子無子而為之降否也

訃書吊書慰書只立式使人依樣耳若欲添加致詳則何不可之有

禮為養父母齊衰三年已父母在則心喪三年然非

天倫疑其不解官故表出之嫁母出母庶母為父後者之妾母則乃其親生之母有所壓屈不制衰經豈得安於食稻衣錦而服官於朝耶雖不書自應知之油單如卽今油芑之類而以單字之義言之是絀綿之染油者也

古禮夫之兄弟無服而其妻則小功則從兄弟可以推矣細看備要則後世追立之制亦皆載錄分明無可疑矣

上伯氏甲辰

北疏驚訝曾於前歲徐令一日見我曰昨與持叔論

詰服得矣我笑曰持云服令矣徐又笑答曰吾之是
持者一半持之是吾者亦一半可謂各服其非矣今
見其疏辭則渠見持叔所啓不知今番事理與前頓
異而憤其無片言存護而直攻其全體故有是訐訴
也大槩熟看其疏辭則其氣少縮矣當時持欲徃責
吾戒之曰吾熟此友不可責善故舊之中恐有不好
事持以忠告爲言吾亦自服陋狹不復止今遭此大
異吾輩年未半百累見士友間稀有之變故豈吾道
非耶抑初之不審而然耶無或退溪所謂今之世異
於古之時而然耶中夜慨念不能寐也今日自處欲
何爲自辨不可而嘿嘿亦不安未知思量如何

上伯氏

北伯疏 批如何未卽聞鬱鬱更思之持叔平日待
適最厚適亦最服自謂親莫若也今雖誤入在公義
不可不正亦當先報舉劾之意以全平日相待之道
盖古人絕交亦有書相告無乃今番欠此一節耶若
爾則在我亦爲未盡如何如何

上伯氏

新孫果如持叔則不易不易玉枕雖偏李文靖面偏
亦得爲宰相何關之有徐事皆出於無識氣麤故少

時則長處多而短處少到老欲熾心殺而麤氣尚存故其發偏於惡不可謂此後更無一長又不可謂從前心術本如此也不惟徐也人之晚節誤入者極多吾輩不可不深戒也以弟自省則果決猶潔之操多減於少時極可懼極可懼見徐事恐不可以他人之事而閑說而已也如何如何此紙亦示持叔為望

上伯氏 壬子

時享姑停似合情禮古經嫂叔雖無服既有子道於祖先毋道於姪行則其義宜重於從兄弟設令異宮而居其情與勢恐不可行吉享於墓前必不在於再

從及外黨之科如何如何

上伯氏 癸丑

夜裁一書已附回便矣即今萬事已矣切乞理遣強排割去情戀慎勿過為無益之悲如何如何緣情而發者雖難以力排然若有意於強排而持戒於妄悲則從可以理勝矣千萬泣祝泣祝

寄持叔 戊戌

昨見邸報知入玉堂榮喜可言此是仲所十年顛頓狼狽者所望殫誠盡職以洗仲耻耳但沈重叔尚錮於義不安將何處之

答持叔 乙巳
昨於居山道中得兩書知有 恩擢驚感難勝吾兄
弟無他才德而濫蒙 異數超陞至此不但一時之
所共驚實吾先世之所未有猥越之懼盛滿之戒不
可言喻重之以不洎之痛遙想伯季同此懷所望千
萬各勉毋墮先訓耳辭 朝當在幾間南北分離亦
甚關情奈何奈何

答持叔

卽又得十六日書且見邸報知己謝 恩良喜良喜
孤露之餘蒙此 寵榮追慕無及唯有感淚奈何奈

何盛滿之戒實切兢惶况職事甚劇將何以仰副
特選之異數耶尤可戒懼望須千萬慎勉章服粹辦
極難然令行與我接倭時不同不必貸債辦得吾之
至今難處之患可監帽掩貂皮八葉送助網巾一事
懸玉貫以去在此遠地無緣見其照鬢戴首益不堪
孤露易感之懷諒此至情招工卽造以禦春寒如何

寄持叔

近看吾輩氣力恰有衰徵宜早謀歸休田里間也但
念居閑非書卷無以遣懷曾聞湖南多冊刻望須訪
得各印一本雖如小說私稿並皆不遺以資送老如

何北方所有已印一本耳鏡城家禮已失一板甚可惡令徵板於守者自官改刻以警後近見此本無訛字當甲於吾東矣

答持叔

昨得初六日書知入諫院孤露之餘一家名宦太盛不洎之痛損滿之懼尤不可極吾輩平日甚無學業年已四十志行不立意氣益衰愧慙難追今宜知改纏縛重任汨沒不得拔出恐致前頭無限狼狽可戒可戒新孩可愛益生不快之歎令有戀語骨肉之情自如是耶

寄持叔

想已出肅袖中有幾許好議論如無竒語何不請出賑恤堂上收合京司餘貨代防關東北貢物而蠲除不捧於民一如頃年兩南之爲此實恤政着實處也如何如何通計此道一年京各司貢物價布數百餘同人情又居三之一卽今民間不獲數東麻何由辦此切迫切迫禮書近日又改二三訛字故爲令更印一件還營當投方到鏡城與諸君會話大慰客懷也

寄持叔

判付讀之凜然可以憑依 威靈鎮服外夷而朝議

變遷莫可恃以此凡百不敢自主張古人云張魏公
之做事業皆趙相居中之力信哉京耗有何可聞尤
丈施設亦如何耶願示其槩破此鬱積

寄持叔

丙午

想今納節有日破屋依舊霖雨支離已生彈鋏之思
茲將封餘生松魚二尾送去幸須烹煮會妹姪一
嘗如何新刊禮書二件亦去可備檢讀也

寄持叔

丁未

此間賑事已運北穀數千石留儲亦各過千少寬目
前之憂待雪消卽出安邊仍向三甲轉巡六鎮比歸
可見麥熟而符印亦交矣歷遊金剛卧休峽庄是計
想其前令輩閱盡幾番風浪而可能抽身從我同上
毗盧頂耶展紙及此必發一笑也

答持叔

聞出江上勸課諸少甚是家中大幸在君亦未必不
爲福也吾輩行止皆是自銜而求仕者故每每牽縛
奔走當時亦只奔走而不敢怠到此閑廢追思細量
則不知底事乃爾徒爲此公私無補之勞勞也可笑
可笑然退處亦無所爲故又不敢自重於進退也尤
愧尤愧近看退溪集稍覺有省發處未知此後又如

何也近見載邇所爲人之爲惡亦甚易惟聖罔念作
狂者豈虛語哉吾嘗以其言行急遽多不相掩爲訝
又疑其不受人責而君每以爲長多短少而今思之
凡取人之道有少疑訝於心者切無急合可無後悔
也今君自處不宜相卞而然此事有係後弊且誤
人主之聽似不可不痛陳其事理兼舉其曲折也蓋
此路一開則凡相識間相論難者皆將不得矯其非
混混同歸閉口不敢發耶此義甚明第君則方被
嚴譴豈可抗顏昧耻與人論是非也姑俟後似宜如
何如何

寄持叔已酉

初五日 筵席尤相詳陳立巖先祖實蹟蓋因春丈
舉圭菴事而發百年之後公論始行至達 天聽其
爲子孫之喜幸感愴爲如何哉尤丈疏中以令與永
叔皆在外有踽踽無聊等語矣

答持叔

今日裁減司圃 御供浮費四百石米將逐司准此
爲式 聖德事也有司之臣與有榮焉量役爲公而
發而致令勞悴生病友愛至情亦不得自安也金陵
之譏捧腹捧腹令反增益其不能爲安禮遠甚矣尤

笑尤笑

答持叔

近聞民情大不平於改量懇迫不已播動遠近未知其不如朱子時也尤丈之意則以爲量事未改正之前則誤事之人於京於外不可在職雖以賑政爲急朱子所處不相關而終必辭者可爲據云吾意亦欲其必適但民飢到此難循常套一邊陳病一邊檢賑方無碍妨如何如何此後釐正惟在朝家處分如或自請則有非付諸公論之義况今日之斥未必皆實則他日之改難厭衆望者耶豪右皆叱之小民皆便

之可知其大綱是矣

答持叔

庚戌

白君來致書細審隔年公私消息披豁何極洪叔平已作千古人痛哭痛哭鄭從妹見其羸甚豈意奄忽至斯親舊凶問亦非一二益覺斯世之幻妄也到松站得報設帷於野次哭之成服亦當用此例雖在他邦旣不相拘且令夷人見吾人篤於禮可也惠菜依受一行俱甚珍幸卅一夕可抵灣上姑先走便

答持叔

姪女之在京固可念而犯法率去決不可老大無成

凡事又欲一任私情則其弊將如何試以家法言之
想我先大父果爲此耶人亦敢有以此聞之者耶事
勢切迫則嫂夫人先送爲宜雖曰無食食與法孰重
耶台之性情不能矯屈故其發於私者亦不能裁可
懼可懼婦人之時時思父母啼泣自是常事世豈有
戀父母而得重病者耶勿念可也

答持叔

此自承 別諭尤極惶懼繞上陳情文字未知 處
分如何席藁俟罪鷹則休息數日試獵爲計魚網鳥
網尤幸但居生山水間所與羣者魚鳥而又見猜於

魚鳥則將奈何好笑宣米依受前惠尚有餘儲只於
憊病厭食時別炊一飽信敵蔡丈之參然方以饒受
謗而退又煩令戀念欲濟窮苦盡及瑣細致費官物
不惟不敢安隨處 君恩報答無路也

寄持叔

壬子

新年闔履增福此因僚負不備方入內直不得展拜
家廟與在遠外者何異焉身憂國計百感填中燒燭
塊坐情何窮已草草付禱爲作春來第一信

寄持叔

今日始雪擁爐開窓遙想京家冷薄一倍不審供劇

體履何如戀念不可極且記台之壽辰在明不得團
會做歡益切悵望茲將蕙苾酒一榼葡萄汁一壺寄
此遠情公退傾榼曉渴索壺如何山中風味也不惡
也

寄持叔

癸丑

賤臣自處揆之義理不宜冒進 遷陵實是莫大之
變禮臣子固當自盡處而朝議已決吉日尚遠卜山
辦事各有有司在外之臣似無及今趨赴之事如何
如何

答持叔

平時朝士被謫遠近州資給過優卽今流傳之說可
徵也以故檢飭之人不敢率妻子同享朋友之戒責
亦在此慎齋之訓似遵先輩之風而勉之於樂靜今
日吾輩見逐知舊猶且嫌忌無人相資與坡翁之儋
黃何異吾意亦知搬家不妨也見東坡尺牘以艱食
分送諸子於他邑有食則還復同聚矣

寄持叔

此地有名山大野江海島嶼之勝就野中斗入之麓
爲邑城吾之寓舍在最高峯下土淨而性燥風來而
氣爽又以枝麓遮邑館頗有幽僻之趣魚鹽旣饒牛

肉亦易求但窮峽咬菜已久卒飽臏腥腸胃不安不敢多食可笑想君念我故每每畧有所記今又送去見此可悉此中事矣路困未解不能讀書時時披看東坡集誦詠唐絕句取休紙習真草字大如掌者耳

寄兒鎮長 甲辰

道中或遇官行毋論高下盡避所率婦人之行皆避之道傍舊伯夫人之行相值則亦然吾之賤妾不可與他夫人相抗故也餘皆推類善處寧得怯軟之名勿致驕妄之毀至可

寄兒 乙巳

前後書皆見之否多有未復者可恠凡得書何不逐一作答未報者必皆佩錄耶近看汝書忽忽漏遺甚急於初去時人之有恒心果難矣

寄兒

新印家禮喪禮備要各一部送去區區所望豈下於聖人獨立之訓耶宜勿失受讀以爲他日自立之地

寄兒

居督所遺甚無名義以家親在任而外題云云自京無可受之義爲辭而却之可也事事不苟如此何患不及人吾可無憂矣但汝之廉耻能明於食而不能

明於他無奈何矣况喪其身名不在於食而在於他者耶

寄兒 丙午

歲寒時暮自感與爲汝念者俱不可極欲孝無及爲忠不盡况敢曰式穀似之已過人生好時節獨立枝泪復何爲哉近日眠食何如此中姑遣夜月倚草

寄兒

卽得李郎書知痘兒不救驚慘難狀汝當卽往見姊慰譬而今見書以在草洞行祭爲言何耶豈以俗忌初不往見後亦不慰死耶甚非兄弟急難之義吾輩

少時全不拘忌只看義理當爲者盡心焉今汝如此駭然若初聞他家薄惡之習大槩汝之氣質之偏如此誠難救得雖欲隨事戒責正如扶醉漢奈何若多讀古書中義勇之辭奮然自發或可變化耶可悶可悶

寄兒 丁未

新年安否何如所望勉慎成立毋致他日老大之傷李孫之殤拘忌不瘞之說可駭可恠季姑氏因痘夭五歲女吾實臨埋矣士夫家所爲有關風教可以吾意言于汝姊卽令埋土也

寄兒

端川金叅奉時寶爲謝 恩命尺童羸馬衝雪作行
汝須圖借帽服以資之如已過限則亦令 肅謝後
呈適於吏曹亦講其可否曲折於季氏及他長者以
告金君毋令鄉曲窮儒狼狽取譏實爲人之忠也

寄兒

路資之餘賤率問以所處答以還給其後思之有若
近名故令汝輸渠處矣今見渠書以受之不安爲辭
豈其數多耶渠雖賤人意所不欲受者強令受之傷
我之義回馬還送亦好或買藥材中陳皮半夏砂仁

等種而送之亦好矣

答兒 甲寅

吾行方留竹山明日成服所送衣笠皆至禮制有限
不敢越分而布不熟治此豈自擅之處耶至於麻帶
創出尤極未安何其妄耶吾輩自伸之義亦有自盡
之義亦有自盡之處豈在於衣帶之間而敢違 國
制耶進駐京下以過 緬禮無於禮之禮汝父之孱
病矇昧何能企及也

寄兒

汝之在此時所種三瓜及茄結子甚繁而甘人皆飫

食始信有種必有養種學者亦何異此

寄兒

家廟班祔今日世次人事禮不當祔而况汝輩已長大夫異宮則有主祀之人嫂豈有食於叔之理耶判决前夫人則觀也在童無知勢須仍祔吾家則汝既長成不得享其母而能安於心乎不安於心則已非禮矣是以兄弟同居而異宮者古人已云子不得私其父則不成子道故必異其宮矣子之事父母生死何殊汝必不知而云云故漫及之

答兒乙卯

汝之在京無他苦疾而不入試場蹤跡詭異既入之後有他曲折則亦可處之無痕何難之有吾意不在於必得豈不綽綽而為此胡思亂量耶其中已動矣可笑

答兒

李郎既以庶子承嫡則於其私親之服似不敢服父在母喪之服未知當服何服耶若從禮制則似當服總未知今世人之家之遭此者皆遵用此制耶或謂雖是應為承嫡之人而父在之時不敢以嫡子自處而遽降私親之服云此則似不然大宗之

家若遭長子之喪則其父服衰三年不以未及承
重而有所輕重以此推之則父在降服似無所嫌
如何如何

曾聞咸陵君喪妾狗洞人謂之未成承重而使之服
期云矣既為嫡子之事則便為嫡母所生其禮不得
不降其生母矣

若遵禮服總則總固輕服如中單深衣則不可服
耶雖壓尊而降其服中單深衣則不可廢耶

五服皆有中衣出入服則用初練之布以別輕重之
義似可

李郎則雖以承重而服諸庶母之服其弟則所處
不同未知當服父在母喪杖期之服耶

父在母喪無貴賤一也

主面所題不可從李丈而書之若使主祭之次子
當之則既不可題以顯妣又不可無屬稱未知何
以則得宜耶

備要題主條下註可考

既已降從總服則初終被髮一節亦當廢耶此雖
已事蒼黃之際不無失禮之譏亦欲知之云矣
情雖無窮服既為總當以總喪處之

答從子鎮夏鎮周 甲辰
初八書可喜繼有適便而無書可訝周也過一年不
以一篇所作投示甚無子弟之道長亦效之於渠輩
不足責慨歎奈何出接會友本非所願蓋慮其徒長
浮薄之習言之無及矣

寄從子鎮夏鎮周

吾行已到居山在咸與五六儒士相從今欲受學春
尤兩門裹足上去汝輩惰遊落白者亦可感動矣入
京想無所依汝輩周旋接置俾無狼狽至望朱生南
老校正刻書後當即返長也同來尤好資送皆自我
為託於汝輩量勢善處如何

答從子鎮周鎮魯 癸丑

汝兄行錄略改還呈淨寫正本後草藁回投如何渠
之科作另擇其得意者多則數十首少則二三篇從
速寫寄欲播示科儒俾其遺文不至盡埋沒也

答從子鎮周鎮魯 己未

書中稱以居禪誤矣禮於禪祝亦稱孤哀故書疏亦
當仍稱孤哀矣吉祭當四時之祭月禪後旋行者既

出於三年廢祭正祭為急之意則豈非非祭月不可行之故耶第鄭金宋三先生之論若以踰月為喪制之節非為避孟月之嫌者然不敢自信問于季氏從其言為可

答從子鎮周

在前忌祀之日主人開廟門展謁陞詣當祭之龕炷香跪告後奉出矣近來以宗嗣未立廢告辭嫌於晨謁又不焚香開門列拜後直詣當龕奉出伏念其日焚香異於他日主人晨謁之焚香今若忌祀之日開門列拜依前詣當龕前焚香致敬則不

僭於晨謁而差勝於無端奉出如何如何

忌日出主時展拜焚香與晨謁不同何嫌之有所示恐宜

答從子鎮周 已巳

遷曆之計即今事勢終覺窘急苟且恐不得無憾於大事更擇吉期於來歲四月以前從容措置似為萬全如何汝病如彼長又不得離去只令厚遠經營縱使事力無缺儀文克備豈不有歉於情理乎來春雖或復有妨碍審勢待時亦豈無他日乎須與厚遠十分商量定計因禡速報至望

續得書審邇來侍堂外眠食安好甚喜甚喜但念所居素多竹馬此實蒙養大忌切勿隨衆傲放損其習性至望至望新伯念間發行云而翁似於晦間還歸矣

答從子鎮厚 丙午

答從子鎮厚 丁卯

斬衰之人出入時雖着布直領仍用絞帶矣今以布直領行祭於廟中而仍用絞帶則不成別作墨衰之義故疑禮有別作布帶之意似當遵用矣
尤丈於汝有外家族孫之分且有師友之誼今作答

書仍質疑禮似無不可而如以違於常禮為未安則別作問目令汝從作書以送似穩

吾家窶甚不能備禮雖值俗節不能設薦於家廟故遭喪亦不能設節食惟正朝及正月十五日流頭冬至作湯餅藥飯水團豆粥薦之至今遵行今於來問不能答力若可辨從俗設薦似宜但預定某某節日當薦為可如欲薦之似當朝上食後當午別設耳
雜記所云居父母喪未及葬者聞外喪則哭之他室值朝夕奠則服斬衰行事於殯宮奠畢而改服遠喪之服即於他室之位也未成服之服喪人無可着之

衣當衣生布直領矣大抵古人重喪禮雖輕服未成服之前如在尸側故如此矣今日自處多有妨碍只於奠後朝夕兩時哭於他室日滿成服可也雜記不舉上食者古人下室之饋有難明故耳

答從子鎮厚 已巳

吾家舊法於忌祭墓祭并各設飯羹餅麪魚肉四時之享雖不得備舉間或有陳薦之時則亦必各設矣中年家力不逮忌祭則仍遵舊法而墓祭則飯羹之外他不得各設至於時祭之拘於各設不得薦行情禮缺然故一依墓祭定式四時不廢矣近來宗家窶

甚不能備禮四時正祭亦且久闕則忌祭之隨力減省勢自不得不爾今據春翁宅已行之禮只於飯羹餅麪仍前各設而魚肉則合設似合變通之宜須更議于宗婦而行之如何宗家若改舊法則桃廟自當一體為之定議後招致在洙言及亦可

城西小構本為奉安 桃廟向來適值空閑許借侄婦矣今則更奉桃主便作祠廟何敢為彼移安而許其再入乎但渠既有歸依宗家之意義不可愬然不顧汝輩未可合力經營為建數椽茅屋於宗家空堂俾奉其私耶須與周侄相議如欲周旋則吾雖在此

亦當助其萬一矣寓所奉廟亦悉示意凡買屋者未知於已造之祠堂何以處之而僦舍之人奉主於所借之空祠者則曾所未見豈人事有所未安而然耶至於官家則初無定有適入迭出自是公物似不可與僦舍比而同之如何如何

答李季文

寅斌

乙巳

昨得書備審侍履安勝甚慰遠思第不及做工夫莫浪遊否似聞子姪輩出樓作科課賢亦同之耶常時雖不勤讀臨科用工猶勝於已幸須警動奮猛如何做業切忌孤陋會友莫如以文無求浮浪之外人只

與周長輩一家相厚者同事亦必有益於調病千萬入思

答李季文

丁未

領相云云未知何所據此身永退未敢自期而然其中心以為先輩多失自處之義宜有錢若水急流勇退之舉以激之也曾不以少年過峻之論為預憂而先自避也

與李季文

丙辰

漢書課讀不廢否臨科驟習落科暫憤過科長情豈有長進之理更須立志勤學以副遠望

答李季文 己未

科場得失數也今見所作令人刮目尤不可以一敗自沮論語熟讀為可然吾之所望於賢者必欲多讀一書以立基址曾聞清陰先生自言少時讀小學四百遍後來文章皆本於此欲勸季文讀此書准此數苟能是也所得豈但文辭而已耶更須猛省

答李季文

兩書第至慰喜亡量此罪合投荒臺章已發束裝待命耳配所善惡只當任之雖逢親舊切勿開口如何

答洪甥重楷 癸丑

書問忽至慰喜亡量伯甥有意遠訪令人欣企季甥憤悱為學其志可敬第君輩長於綺紈豈能從我於寂寞之濱咬菜根炙松火而讀古人書耶又令人不敢信耳

答洪甥重楷 乙卯

所詢曾於長也之問有所云云吾於爾豈異視哉雖做舉業隨時見幾或赴或否惟義是裁則豈至於喪心失身哉第聞朴和叔笑長也不能從上策而出下計云渠今上去問之必具道吾意矣

答洪甥 乙丑

所詢禮節竊意宗子之家遭喪未葬之前雖廢正祭如祖先忌祭墓祭則支子猶可代行伸情薦以一獻之禮如朱子之訓也但已發柩於山下則其勢相碍自當廢之既不得行於祖墓則無問兩山遠近亦不當獨設於考墓如何如何期服未卒哭前行祭不敢備三獻亦粟谷擊蒙要訣中立訓也齋時犯滌之說恐不可用於一家尊屬之喪一日齋宿則似可與於忌墓之祭矣

答洪甥

方遭祖母喪宗家廟祀皆廢姪家家廟薦新之節

亦皆停廢耶

葬前凡百禮節皆當廢如何如何

先祖妣三年內先人忌祀以三獻行薦揆諸情禮似為未安而考諸擊蒙要訣則期大功葬後當祭如平時然則忌祀當以三獻行薦耶要訣又有未葬前時祭可廢之文以此推之葬後行之可知也前頭鄙家時祀亦可行之而無停廢之舉耶

今日君輩所遭異於他親之服既是正統則時祭似當停廢如何如何忌祭則期大功葬前亦得以單獻行禮不忍盡廢則葬後之三獻無疑矣

答洪甥

曹兄夏彥大忌在再明雖是妹喪葬前欲依擊蒙要訣行祭條略設行祭矣一客來言雖奴僕之喪在於門內不得行祭况子女乎云云考諸疑禮問解終不得可據幸望指教

客言是也且以情理言之此時設祭幽明皆不安廢之似宜如何如何問解固有門內之喪雖臣僕不得祭之語豈考之未詳耶本是古禮語也

花昌君所後兒年纔六歲而花昌死以此兒名傍題於神主而以兄弟他姪攝行祀事否或傍題姑

闕之耶本家切欲仰質使姪稟達

既已告君則傍題不可闕攝行於禮有之惟當據而行之

答洪甥 丙寅

諸議皆以為日熱如此今日襲後仍為小斂為便未知如何

於禮為渴如何如何惟在觀勢未知有難言之患耶

答洪甥

斬破土發鞠同日也午後若到山所則告先塋祀后土可以同行而雨勢如此行喪遲速不可預料

欲於發柩前前期下去先行告先塋未知如何
喪出之後已告廟耶如未也宜及朝祖之前宗子并
舉祔葬之意告之為當告先塋禮書無見出處而今
既祔葬則不可不告事勢有相妨者前期告之未知
其不可也

告先塋一節備要無之告辭或以數句語製用耶
或於他書有之耶

既已告廟則只作數句語告之仍及始役之意似當
曾聞此一節五禮儀有之云耳

曾見外家發柩時小器盛以果物入於靈車之內

而他家則無此矣考見備要無之未知出於古禮
耶今欲行之敢此稟問

奠物略設於靈車者非出於禮書吾輩遭親喪發柩
時同春宋先生以為初喪朝夕設奠乃所以安神發
柩時靈車中亦不可不略設云故從之此一節雖無
見出處合於古禮之本意矣

或云告先塋時雖以酒果行禮而至於祠后土祭
物不可不豐備云未知禮意果如此耶姪意欲一
例行之未知如何

祠后土用殷奠於禮無之唯在量處

今十五日乃聘母忌辰也朝夕祭奠象生時以素饌行三日耶抑或只行於祭日耶

以退溪之論見之卒哭以前則似當一如生時也

家廟朔望祭禮以初喪廢閣而薦新一節亦可廢耶然則新物用於朝夕祭奠似或不安耶

生死異道几筵之用新物有何不安家廟薦新亦似無碍

遺衣服盛以箱子長置於交椅上否祭時或置交椅上夕奠後置之靈寢上如魂帛例否

上款當如此下款似不當

發軔時以果物置靈車則反哭時何以為之耶
奠後撤朝夕奠此亦當撤矣

手中梳貼類中不可久傳於後者在松楸虞祭後欲為焚埋淨潔之處而前頭遷葬時一如初喪寢

具鏡奩之屬皆陳於殯所則姑為留置以待否

留貯以待永窆時復陳似宜然於其中必有難於久貯者亦宜先為焚毀

自出柩至葬將十餘日食鹽在鄉備用其勢末由朝夕奠則欲闕之凡祀事以脯鹽為主未知闕之無妨否

吾家食鹽未備則代以醋菜矣未知如何也

玄纁玄段得之甚難欲用草綠或藍未知無妨否
丈八尺以何尺用之

玄之代以青綠出於事勢之不得不爾奈何尺用何
尺禮無現出處曾用周尺則所見太埋沒似當用布
帛尺而力不能辨則造禮器尺借用似可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行狀

先祖高麗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僕射府
君行狀

五代祖考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
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府君行狀

曾祖考奉列大夫行長興庫令 贈嘉善大夫
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府君行狀

曾叔祖考 贈通善郎戶曹正郎府君行狀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先祖考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慶州鎮兵馬節
制使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府君行狀
先考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
節度使巡察使府君行狀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先祖高麗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僕射府
君行狀

閔氏之著於東國今且六百餘年其先蓋出黃驪縣
而莫詳本始之所自或曰自中國來實費侯之胄有
諱稱道仕高麗爲尚衣奉御始見於族姓書奉御生
世衡贈檢校太子少保行監察御史御史生公此其
譜牒所叙也或曰自奉御至公爲四五世而譜失其
傳按譜公初名慤後改以懿官至戶部員外郎贈檢

校尚書左僕射考之墓題亦然第其生年卒日與夫
行誼歷官則譜所不載墓亦無記遠而莫徵豈非今
日後孫之所深慨恨者哉然其久而可徵者亦存焉
公之子令謨膺異夢相明宗孫右散騎常侍湜太保
門下侍郎平章事公珪曾孫部將仁徹秘書少監命
莘郎將仁傑侍郎康鈞侍郎迪鈞判大府事仁鈞閣
門祇候良鈞司諫光鈞玄孫大將軍敷知樞密事曦
衛尉卿暉大將軍淖密直副使大光負外郎俊大將
軍珏太子詹事基內庫副令昌裕翰林學士昉吏部
侍郎滉閣門祇候備皆以文學才略顯而令謨湜公

珪仁鈞光鈞滉爲尤著俱載史傳其後裔益蕃衍舉
其顯者則五代孫萱贊成事漬都僉議政丞右文館
大提學光啓侍郎宗儒贊成事六代孫祥正贊成事
頤判密直司事七代孫珣尚書珵都評議事璿判圖
判書瑾府院君安富典理判書軒侍郎思平贊成事
愉大提學忭驪興君煥樞密副使八代孫安命汝翼
安仁由誼公生中立中理德生壽生慶生智生繼生
霽亮開軾皆爲大官而霽至左議政寔生 聖女配
我 太宗大王化家爲國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遂
陞其鄉黃驪縣爲都護府命修族譜藏于官於此可

見公積德毓慶之所發也吏曹叅議校持平和持平
道中樞副使大生判書義生府尹謙監察御史解府
尹若孫司諫滌開城府副留守審言驪江君無咎驪
城君無疾驪原君無恤驪山君無悔叅判不貪叅判
安修九代孫也輔德順孫檢閱悟掌令孝權同知敦
寧孝悅知敦寧恭吏曹叅議謹執義冲源大司憲騫
校理奎十代孫也司諫壽福正言壽謙觀察使頤府
院君孝曾觀察使師騫校理友曾大司憲暉兵馬使
暉兵馬使憫判決事貞吏曹正郎粹正言懷賢十一
代孫也承旨悰觀察使壽千執義壽元叅判永肩叅

議孝孫左尹祥安典籍龜孫十二代孫也觀察使起
文提學嶽承旨荃左贊成齊仁舍人德鳳掌令純承
旨世良十三代孫也驪興君中男右議政夢龍左贊
成馨男牧使定命驪川尉子芳持平麓右議政箕郡
守思容叅判濬承旨善十四代孫也獻納汝老都正
有慶長興庫令汝健叅判汝任府使汝儉叅判汝慶
十五代孫也判書聖徽兵馬使應騫同知中樞伏龍
副摠管昌胤驪陽君仁伯同知中樞仁佶同知中樞
仁佺水軍使燾府尹機其子江原道觀察使光勳與
其再從弟兵馬使杓驪陽之族子水軍使塔乃十六

七代孫也東國之閔無他族皆祖於公其家風尚儒
素下馬而不達者亦多謹飭之士拙翁崔瀝所謂世
以文雅致位高顯者蓋一時之所公誦云爾麗朝選
名族可與婚姻者四姓閔爲之甲其外孫尤衆不可
盡記求其所自豈非源深而流長者耶益可驗公之
厚德餘庠至今未泯也公墓在海西平山府水月山
下斗城里世遠失其處崇禎甲戌春有因其墓題而
得之者孫馨男聖徽等相與謀令十七代孫爲本道
兵馬使者震益爲之封植改立新碣後二十年十七
代孫牧使晉亮持平光燭十八代孫府尹周冕持平

著重觀察使維重等又相與更謀立碑垂示永久將
以請文于議政府右贊成尤齋宋先生先生亦公之
外裔也咸謂鼎重不可以無狀汝其記之鼎重拜受
宗人之命仍竊伏念公之宗嫡久而世絕今之存者
皆公支派而不幸長老相繼零替吾先人江原道觀
察使府君最長於十七代諸孫嘗以是事爲已任而
未及就吾兄弟三人又於十八代諸孫中早蒙世庠
獲霑祿位其敢不自力爲宗人倡自惟末裔後孫蒙
學寡聞無以闡發潛德謹就譜牒畧述世系子姓以
備採擇追遠感愴可勝言哉崇禎乙巳七月日十八

代孫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巡察使咸興府尹鼎重再拜謹狀

五代祖考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
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府君行狀

公諱齊仁字希中姓閔氏其先出自黃驪縣或曰自
中國來有諱稱道仕高麗爲尚衣奉御始見於族姓
書東國之閔皆本於奉御奉御生監察御史贈檢校
太子少保世衡少保生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
僕射懿僕射生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

師文景公令謨文景生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判兵部事定懿公公珪定懿生判大府事三司使翰
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太子左諭德仁鈞諭
德生尚書吏部侍郎暉侍郎生重大匡僉議贊成事
判選部事忠順公宗儒忠順生密直司事進賢館大
提學知春秋館事文順公頤文順生檢校叅贊大提
學愉世以文學行義爲世名臣具載史傳雜出地志
今皆可考檢校叅贊生典農少尹贈兵曹叅判諱智
生於公爲五代祖高祖諱審言入 本朝舉賢良爲
協律郎當議謚執正不撓得謚者勲臣遂得罪 太

祖流竄後為開城府副留守 光廟受禪以公為世
名賢召以刑曹叅判不赴徑歸童城鄉里幹通以終
壽九十餘曾祖諱冲源擢遺逸為司憲府執義祖諱
粹與佔畢齋諸賢遊有能詩名為吏曹正郎同元叔
康等遭史禍將刑 睿宗親鞫公以直對上曰直
哉予在書筵時知粹之為人命免死編配濟州後放
還復官奉常寺僉正考諱龜孫師事寒暄金先生與
安應世諸公游一時儕輩推其端雅無累工於詩語
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為成均館典籍妣曰彥陽金氏
順安縣令諱效震之女及公貴推恩三世贈執義公

吏曹叅判僉正公吏曹判書典籍公議政府左贊成

公以弘治癸丑皇明孝宗皇帝六年 本三月十三

日生正德癸酉武宗皇帝八年 中進士庚辰登文科

歷事 中仁明三朝踐敷華顯遂躋崇班為一世所

倚重者首尾三十年嗚呼公之世今已遠矣屢經兵

燹家乘散逸其平日言行事業既不可詳而又其世

間是非之真久益異辭雜亂沉沒無可得以明者念

我先君於公為四代孫而實惟宗嫡大為是懼嘗命

不肖子鼎重曰我先祖懿德實行為範於世不幸中

遭禍變掩抑不白百年之後公論已定今不闡明記

述具著名蹟建石琢辭表于神道俾來者得有所考
則非所以揚前烈而飭穉昧將何顏入家廟異日亦
何以見吾祖於地下汝其勉之鼎重奉承勉戒極力
蒐輯盡取其出於野史稗記前人文集與夫一二家
藏所傳錄者而又以族老鄉耆之所傳說叅互證實
既數歲而略成端緒然猶官歷次第內外遷除則闕
而莫詳遽罹愍凶先君棄諸孤鼎重奉諱以來思追
先志間嘗繙閱先王父遺籍乃於故紙中得我高祖
考手筆一本蓋錄公官職終始者也爲之披繹感涕
念吾先爲其親用其心者若是其至而吾祖之緘封

襲藏若有所待則亦可以見其有望於後也久矣獨
恨其所錄者特提其槩而日事時功俱不著焉則亦
不得爲完篇也茲就諸攷取其信而有徵者次輯成
文嗚呼藐爾後孫生晚識陋記聞不該蒐求萬一於
散亂殘缺之餘其何以卒有明也謹按高祖考手錄
公以辛巳選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陞副正字正字
遷藝文館檢閱嘉靖壬午世宗皇帝承政院注書坐事
謫光州是歲丁贊成公憂丙戌藝文館待教陞奉教
丁亥陞成均館典籍戊子兵曹佐郎吏曹佐郎己丑
弘文館修撰知製教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刑曹

正郎弘文館副校理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庚寅承
文院校理吏曹正郎壬辰承文院校檢兵曹正郎通
禮院奉禮司憲府掌令遭彈違爲成均館直講禮賓
寺正典設司守家傳公之爲吏曹正郎日沈貞子思
遜介其父有所擅弄公不直視思遜嗾銓官左遷公
典設守蓋以呼公爲閔守則與公王父判書公姓名
同音故以此辱之也疑中彈亦出思遜又按湖堂賜
暇公名亦在其中而今不知被選在何年癸巳成均
館司成侍講院弼善司宰監正軍資監正出爲義州
牧使陞通政階丙申廣州牧使丁酉工曹參議戶曹

參議戊戌弘文館副提學司諫院大司諫又爲副提
學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承旨遷吏曹參議己亥
陞嘉善階爲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世傳 中廟御
瑞慈臺命諸巨賦詩較射時公以吏曹參議試兩藝
皆居第一 上嘉歎有是命令其詩在文集中辛丑
入爲僉知中樞府事同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左尹出
爲平安道觀察使癸卯入爲同知中樞府事司憲府
大司憲甲辰同知中樞府事刑曹參判按蘇齋盧公
日記 中廟昇遐擇朝臣有文學者撰定行狀大提
學成公世昌左參贊權公穰吏曹判書申公光漢刑

世珩膺是選後再選洪公暹李公潤慶等增至十一人郎廳應教李公滉檢詳林公亨秀等十六人分隸諸公而余隸於閔參判云兩司劾請謚使宋璵非其人且請別選以公代之使還又為刑曹參判乙巳仁宗大元王陞資憲階為大司憲戶曹判書無同知春秋館事以入侍忠順堂例錄衛社功遷兵曹判書丙午明宗大元王遷吏曹判書無同知經筵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封驪原君丁未適為知中樞府事陞崇政階為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尋又陞崇祿階

為左贊成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戊申史官安名世以直書時事被刑權奸議改名世史記公建言安名世史筆不可改權奸論公每於治逆伸救不已又以名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為不可改公然發言鼓動邪議人聽惑亂士林趨附削勳奪爵公即歸公州儒城之鄉里己酉七月十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七按野史中宗元妃曰章敬后尹氏是生 仁宗 繼妃曰文定后尹氏是生 明宗 章敬之弟任 文定之兄元老弟元衡也任及元老等互相傾軋猜怨日深造言交構恐動宮掖任曰 母后必傾東宮仁宗元老

曰東宮將加害於大君明宗元衡曰任謀危國母
兇言悖說無所不至時謂之大小尹及中廟上賓
仁廟繼陟明宗以冲年嗣位文定大妃權同聽
政大臣六卿三司論元老從前造言離間之罪請遠
竄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力主其論強執不
已而任時爲刑曹判書大妃雖勉施付處之律而
元衡等益恨灌仁淑助任而攻已既元衡憑依肺腑
擅國用事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等表裏和附此三
人亦嘗有私怨於灌等必欲中之以禍日夜搆捏惑
亂內聽於是大妃下密旨于元衡通於兩司長

官除去灌等而林百齡許磁分囑臺諫大司憲閔齊
仁大司諫金光準與兩司諸官會于中學欲劾灌等
議不一而罷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
李彥忱獻納白仁傑持平金礎閔起文正言金鸞祥
柳希春等遂自劾曰尹任等三人雖有可論之事此
非其時又動於浮言而論之則適足以陷奸計而增
士禍臣等之見如此莫重之事不即論啓不職甚矣
閔齊仁金光準亦引避院相李彥迪等並請出仕即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也二十二日李芑許磁鄭順朋
林百齡等詣闕啓曰有急事請召大臣及兩司長

官 大妃與 上出御忠順堂引芑等及大臣六卿
入對芑等請論尹任等三臣罪必欲以撓動 國母
爲任罪案入侍諸臣同辭救解 大妃命竄任罷仁
淑適灌 命下白獻納仁傑來見公曰今日事不可
不爭願與公同事公曰君言正吾意也但老母在不
敢決耳二十三日獻納白仁傑獨啓曰事雖微細猶
當光明正大使國人皆知之今者尹任等事當議于
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直啓
而後 命召卿相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
之者大失事體况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知

某人以某事被罪而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
職適差而無罪名亦非國家典法之常也元衡以至
親私受密旨相通於宰相請推考大司憲閔齊仁大
司諫金光準以尹任論啓之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爲
此事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閔齊仁亦以爲然遂不論
此則可笑聞密旨之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
軍卒是雖出於爲 上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
如矣執義宋希奎等徒煩辭避未免逡巡請並適差
大妃答曰禍迫 宗社不得已有密旨而與朝廷議
定也當與朝廷更議處之公見白公之啓稱歎曰仁

傑之言誠確論也終不以斥已介意也

此語亦出牛溪成先生所

撰白案贊行狀

是日更命任安置仁淑及灌並竄二十四日

命遠兩司長官罷亞長以下官下獻納白仁傑于獄

二十八日鄭順朋又上疏請加任等謀危宗社之

罪大妃與上又出御忠順堂召領中樞府事洪

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權撥右贊成李彥迪

刑曹判書丁玉亨左叅贊申光漢大司憲許磁吏曹

判書林百齡漢城判尹尹思翼禮曹判書尹溉戶曹

判書閔齊仁大司諫羅世績都承旨宋祺壽假注書

柳景深記事官安名世入對大妃以順朋疏示諸

宰令議任等罪彥迪涕泣請貸諸臣亦皆以好生之

德為言唯磁及百齡陽救陰激大妃遂賜三臣等

死且致之族按家藏傳錄安公名世史草曰是教

之下李彥迪丁玉亨尹溉閔齊仁羅世績等五六人

顏色慘然餘盡喧笑無異平日或有得色者又曰知

經造事閔齊仁啓曰近來災變甚多臣嘗憂念思其

應灾之道不知何為而感天也定難其時之後人心

無不危懼士氣亦摧折須知此意安定人心培養士

氣正今日為治之急務也人心和平然後災變消而

治化成士氣培養然後氣節興而治化出培養之方

固非一二年間所可為即位之初當先以此為念尹
任等之罪雖不得用法而人心危懼有如萬物畏
雷霆之威閭閻儒生等至曰讀書何用人心危懼如
此此乃傷和致災之處也安宓人心必以忠厚為本
人雖有罪犯必須寬恕思所以慰安人心以為和平
之本則不久而人心當安宓茲非今日之急務乎又
曰人情莫不欲壽故至有事佛以禱之者非徒小民
所惑居崇高之位者亦莫不然所謂享壽之道無他
以仁儉忠信為修身治國之本則自有眉壽無疆諸
福荐臻之慶矣

時大妃為上新福盛張佛又曰

豈必罪人而後宓人心哉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
定此 宗社無疆之休也經席之上發此言唯閔齊
仁一人而已蓋自三臣死後誣獄連起羅織日甚公
力不能救蹙然憂傷每對人言曰無辜而被戮者多
變異之作良以此也吾常欲不顧一身而惟老母在
耳又嘗作詩送人送仁甫觀察嶺南曰人事日千緒紛
然相是非忘身唯母在許國與心違已被當時誤應
貽後世譏含懷為誰語嘿嘿送君歸蓋公常以不能
爭之於始為終身之悔此其述懷之作也既而史官
安名世以直書乙巳以後時事就刑及其議改名世

所記史事公乃力言於朝曰安名世史筆不可改時
權奸當國威福自專人莫敢異而公在朝獨持清議
一時士望蔚然向之於是諸奸駭怒謀欲害公按家
箴傳錄當時史草曰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
右贊成沈連源左叅贊任權右叅贊金光準吏曹判
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府事崔演禮曹判書李薇工曹
判書宋世珩等會于賓廳辟人密議草啓封署以入
曰亂逆之罪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雖枝附葉從
者固宜痛繩以律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齊仁
自除逆之後每爲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獎

於國家第以勲臣之故只禁抑其論而已至于今日
尚執迷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災變不止年運不登
且以安名世所書史記爲不可改士林之趨慕者皆
以此論爲是因作邪謀紛紜不靖至於處侍從之列
者不畏國法有伸救逆賊之議此指人心士習日趨
於不正此爲根柢所關非輕當此之時不可不明辨
好惡是非請罷其職以定人心大妃與上出御
思政殿即命仁鏡等入對大妃教曰所啓之事至
爲駭愕方今主上幼冲予以寡德當國凡國家之
事專恃朝廷大臣矣豈料爲國勲臣者反爲如是之

邪論哉自古不道之君枉殺無辜如廢朝燕山極矣而歲多豐登中宗之歲治尚寬仁而凶歟相仍至于去年遭此大飢是豈罪逆類之所致乎當此之時為勲臣者固當盡心竭力與同休戚以鎮國勢以定人心而反為如是之論使是非混淆豈不痛心安名世所書褒揚逆賊之辭所關甚大尋常史筆不可傳誤况如此大關之事乎其不可改之言尤不知何意也此人常於經席惓惓以仁政為言意謂導君之道當如是也豈料其意之有所在歟仁鏡曰定罪大逆雖不明白宜無異論曩者逆賊之事千古所無其為

兇謀非一朝一夕始謀於潛邸之時終謀於即位之初其為凶逆非一發矣閔齊仁性本執拗常於逆類定罪之事疑其過重人心因此而一誤則國事將誤臣等知其如是而不可不啓故共議以啓其罪則不止於罷而以勲臣之故斟酌末減矣憲曰近來人心士習之誤有由然矣自趙光祖誤其一時之人心雖不學者如為詭激之論則便皆授職故迷劣之人見其如是皆以為立身之道舉在是耳及其見敗之後猶以其事為是至于丁酉其習復作仁宗大王好善而此等人自謂可以得志於是詭激之

習大成不解一字而自以爲 國家大事我可當之
仁廟昇遐不逞之徒不悼享年之不永唯恨所欲之
不成遂懷憤心以惡時事閔齊仁常好已卯之事故
推重於士林彼發一言人輒誇張視其誇張不知自
止至於發言曰念及時事仰屋長嘆者累矣常欲不
顧一身而惟以老母在耳且聞鍾樓掛榜多書口不
可道之言人心之惡莫甚於此時臣等不能安寢自
上須知此意務鎮人心 大妃曰匿名書事不勝駭
愕人心強暴一至此乎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而
立乎逆賊不當罪而罪乎位高勲臣其所以長歎者

何意耶連源曰閔齊仁自是所見故其所立議多有
誤向近者之事光明正大無一毫可疑而人心不靖
多有雜言至於掛榜街路者亦有之未知其由也匹
夫異議人猶惑之况位高之人衆所具瞻者乎元衡
曰閔齊仁性本慈祥故凡於定罪每欲從輕儕輩指
爲慈悲僧項者定罪之事每以爲過重朋伴戒其誤
而大臣亦嘗戒責尚且執迷不回自是已見不信人
言演曰寬仁人主之美德然不可施之於亂賊之人
也閔齊仁之勸行仁政總論君德則可矣若施諸亂
賊則大有誤矣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指爲忠厚其

流之弊至於是非不明好惡相易世珩曰名世以史
官而褒揚逆賊尹潔以侍從而稱贊名世黨逆之罪
甚於逆賊士林之間連有此事寧不駭愕閔齊仁自
以博覽多識人莫我如自是所見言論多誤是日入
侍諸臣同辭共斥必欲加以重律而憲薇光準則尤
欲推究掛榜之事以造禍端 大妃遂允罷職之請
於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執義李鐸司諫
沈逢源掌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浚獻納李致正
言閔箴沈守慶等合司啓之曰自乙巳年定罪之後
凶逆之狀昭著無疑而人心尚且不靖邪論久而不

止爲勲臣者所當明辨逆順以鎮人心扶持國勢與
同休戚前左贊成閔齊仁在勲臣之列據崇班之上
每於追罪逆賊之時多發伸救之議至以爲人乃天
之赤子而多殺赤子豈無天怒乎災變不止年運不
登皆由於此云黨逆者亦可視以赤子而不之罪乎
且以安名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爲不可改公然發議
使人心不定烏在其爲勲臣乎其鼓動邪議眩惑人
聽之罪決不可只罷其職請削奪勲爵遠竄閔齊仁
爲士林所推仰頃日李芑被駁罷相皆望以齊仁代
之宰相之意與士林不同竟不果至是被罪人皆惜

之文按野史曰閔齊仁以伸救士類得罪謫居公州
衣食不能自給吏曹判書許磁聞之以其弟齊英除
唐津縣監蓋為齊仁有所賴也好黨啣之遂嗾大司
憲陳復昌司諫李無疆等舉此劾磁公既歸鄉里日
以泉石嘯詠為樂登臯臨流隨意成趣若將終身然
其愛君憂時之心亦未嘗一日忘嘗作歌一闕有時
自唱遣懷其辭多用諺音不可書傳而蓋托意於瀟
湘之竹擬作倚天之筴盡掃蔽日浮雲而時事日變
終恐不可得云公沒十餘年元兇伏辜公議稍稍復
振及我 宣祖大王即位大明黜陟追罪當時媒孽

之臣盡雪諸臣受枉之冤既 命宣諭中外且還所
削官爵以直之昔公秩居崇祿以曾授一階由勲而
得併勲已削故今復崇政階官號如舊公天資仁厚
容儀秀美溫然其色儼然其表秉心以正出言以和
見之者無不愛慕聽之者無不悅服氣槩豪邁膽力
絕人善歌詠能射御旁通雜藝無不精該然亦謙恭
自晦世無知之者幼時先贊成公命題作文文成獎
之曰汝文不凡終成大手宜自勉公遂閉帷讀書者
幾十年其刻志勤苦如此嘗作白馬江賦一時膾炙
譚者以為近世文人所不及華使求見東國名作以

是篇與之讀而歎曰當與古騷並抗也性愛山水年
十七八遍遊楓岳香爐俗離方丈諸名山窮探極觀
詩詠成軸文章日富公涵濡庭訓儒雅自飭常慕趙
靜庵諸賢激仰感奮逮公蒞仕已卯之禍已作矣人
皆怵禍以為戒公獨誠心尊信至老不衰奸兇搆罪
之辭有曰閔某常慕已卯之人故見重於士類公之
文集序亦云樂善愛士常慕已卯諸賢一時輩流咸
推為偉人皆記實也其居家有至行既喪贄成公偏
奉大夫人者二十八年樂志忠養如一日焉仗節西
北皆奉板輿盛陳娛樂之具以致其歡與弟齊英友

愛篤至愍其有疾為葺別墅便其調息又買田宅以
立產業至今其後裔賴以為生而公之子孫則無立
錐之地孤寒遠族嫁娶不能以時者皆割俸以資之
常曰奴僕亦人爾不可待之太薄戒子弟不得輒加
罵詈當使令則皆呼名而不用這廝等語其奉使
天朝子弟有侍行者一日呼人太遽公止之曰吾受
命以行自州牧郡縣之長莫不來迎候我動止慎勿
率意肆氣以增吾過也常所飲食未嘗遺其餘曰當
食宜先量吾飢飽而為之節食之餘吾口所污不可
使人食若棄之則殄天物也世傳公在關西施惠最

久一路士民愛戴如父母作歌謠以頌德至今村巷之間多傳其遺曲又傳公至誠待人存心愛物見人飢寒困窮必極力救濟藹然有惻怛之意世皆慕公之德以至冥愚下賤莫不聞風感服以故乞子輩時公出入累累為羣環匝輶車公必携而俱各賑其飢每遇荒歲朝廷必舉公管賑公之管賑也日必晨起赴衙親嘗糜粥察其稀稠污潔任使者亦皆承意致謹所生活不可勝記一日公於道傍見曳尸兩足微動知其有生氣命從者舁致救護終得甦活公在清州鄉廬愛立巖竒秀因以自號在京第亦愛寒泉幽

勝結一小構日夕逍遙以自娛泉在西郭盤松坊其自守澹泊家居靜穆若布衣寒士平生好讀書沈潛經史未嘗少倦晚喜語孟每於公退輒開卷玩繹或至夜分其為文渾厚平整不事浮艷之態亦不鈎棘章句以自為高務盡事情而自然中律李容齋荇於文少許可獨深許公如鄭士龍雲卿蘇世讓彥謙亦推公為不可及在兩館日夕事大文字多出公手乙巳王行人之來代申駱峯光漢為遠接使以病不果行公之所述作屢經兵亂散失殆盡有立巖集六篇行于世始公歿葬于懷德縣北三政洞先壠之次後

遷于揚州平丘驛西北七里鳴牛里西坐卯向之原
其配曰貞敬夫人固城李氏麗朝名相崑之後右議
政諱原四代孫也祖諱陞郡守考諱响縣令事舅姑
以孝佐君子無違德又以善幹家事見稱親黨後公
五年而卒壽六十一祔公墓之左有男四人曰思容
曰思寬曰思安曰思宣側室子二人曰思寮曰思宜
思容生負仕爲文川郡守生八男三女男曰汝健長
興庫令曰汝俊贈戶曹正郎曰汝信文科兵曹正郎
曰汝侶曰汝任魁進士登文科官至工曹叅判曰汝
儉文科官至府使階嘉善曰汝佶曰汝佑女三人士

人尹起莘慶遊縣監李宜兄其婿也汝健無子以弟
汝俊第二子機爲後文科官至慶州府尹以清節聞
於世一女弘文館應教蔡慶先機生一男曰光勳文
科壯元江原道觀察使二女禁府都事尹昌遠大司
憲趙錫胤光勳生三男曰著重生負壯元典設司別
檢曰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叅議曰維重文科弘文館
校理三女弘文館應教李延年進士洪萬衡士人鄭
普衍著重之男曰鎮夏曰鎮周餘幼鼎重之男曰鎮
長維重有一男幼汝俊生三男曰構進士次即府尹
公也曰根教官一女叅奉權輿構無子以光尹爲後

進士司贍寺直長生五男曰毅重曰誠重曰明重曰爾重曰最重三女士人韓世範注書李夏士人李萬宣汝信無子以根爲後生五男曰光煜監察曰光尹曰光燭曰光燧曰光斌二女士人金得升縣監洪宇紀光煜生三男曰衡重曰華重曰台重一女學諭田韻汝保無子以楷爲後楷生一男曰光前三女士人金瓚鄭塾韓振溟汝任生二男曰柝進士社稷署令曰禫二女士人鄭幼清祭奉李榮先柝生四男曰光燁別提曰光炆曰光燭曰光煊一女士人宋奎淵光燁生三男曰致重曰就重曰泰重三女士人金鼎泰

宋國憲洪蓋致重有二子幼光燭生一男曰來重二女士人崔櫛柳南極光煊生三男曰寅重餘幼二女士人朴元慶次幼禫無子以光炆爲後生五男曰自重曰震重曰彥重曰輔重曰蓋重三女士人李壽長崔俊昌次幼汝儉生三男曰枰曰楷曰桓二女府使鄭弘任縣監南斗華枰生三男曰光晨曰光暹曰光旻一女士人慶寔光晨一女士人權親光暹生五男曰厚重曰安重餘幼四女士人李世馨餘幼光旻生五男曰元重曰慶重餘幼汝信生一男曰楷無子以光燭爲後文科持平生二男曰顯重曰處重三女進

士李德齡士人朴來胄沈思冲顯重生二男曰鎮維
曰鎮紀汝佑無子以桓爲後生負禁府都事生一男
曰光昊一女縣監沈光泗光昊生四男曰德重行重
徽重餘勿思寬奉事生一男曰汝雲縣令一女吏曹
叅議陳寔汝雲生三男曰格曰楫曰楹武科宣傳官
楫生一男曰光炯一女郡守李滾楹生一男曰光輝
一女士人權縞思安縣令生一男曰汝慶文科兵曹
叅判二女士人李轟趙琮汝慶生四男曰植部將曰
棍曰楮曰栎武科以嶺南節度使赴丙子亂死南漢
城下三女同知朴顏賢兵曹佐郎柳昌文士人李迨

植生一男曰光熾楮生一男曰光輝栎生一男曰光
烈主簿二女正郎李會源府使睦林奇光烈生三男
曰宗重曰相重曰榮重二女士人申典許槩思宣監
察生三男曰汝忠僉知曰汝恕叅奉曰汝憲汝忠生
二男曰柵縣監曰撞四女主簿具希慶經歷卞有憲
士人朴好成縣監李時白柵生六男曰光燦曰光煥
武科曰光炫曰光焜察訪曰光煖曰光煥一女士人
梁應溟光燦生一女士人李煥然光煥生二男曰義
重曰禮重一女縣監鄭慶演義重生一男曰鎮磐光
焜生三男曰世重曰益重曰胤重光煖無子以益重

為後光煥生一男二女皆幼汝怒生二女洗馬尹琬
士人柳汝慄妾子曰標無子取汝忠妾子標之子光
老為後生五男曰以重餘幼汝憲生二男曰栝武科
曰栝栝一女士人韓應旭栝生五男曰光瑤曰光璠
曰光瑚曰光玳曰光煜二女士人尹承緒趙胤豪思
寰羽林衛生二男曰汝虎負勇力有氣節壬辰之亂
扈駕西行累衝賊陣斬獲甚多卒死於敵 宣廟嘉
之 特贈兵曹參判曰汝良一女萬戶崔世寧汝良
生一男曰梯一女同知安孝達梯生一男曰光謙光
謙生三男曰鳴世餘幼公之後今五六世而益蕃行

尚能遵守家訓不敢違悖世之稱清白謹厚者必曰
閔氏亦可見公之有所遺於子孫也其外孫為尤眾
不可悉記舉今顯于朝者則承政院右承旨蔡忠元
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蔡裕後長興庫令汝健之
孫及曾孫也司諫院大司諫李尚真工曹參判汝任
之孫也嗚呼公以文學德望遭逢 三聖內贊帷幄
外典藩維其輔理文猷勤宣之勞可以耀當時而垂
後世者豈可一二數哉良史之記石室之藏必詳必
謹而顧今歲月既久記籍無徵其居家行誼立朝事
蹟皆將泯泯然無傳焉則其為後孫之慨恨為如何

我惟幸乙巳一事家有傳錄略具本末當禍之初起也公之不能顯言力爭者徒以老母在耳若其本心之隱痛憤惋不能自抑者終至於衝口而發倡言於朝冒觸危機擯斥困厄以之歿身而無所怨尤則公之心事於是乎可見矣安公名世其時史官之以直筆取禍者而特書公當日事甚詳尹仁鏡諸奸方與元兇締結搆禍排擠異已而其所列舉論請彰成罪案者實公惓惓於平日寧甘獲罪而不避者則公之終始亦不患於無所考矣謹按公之德業名位法當立碑顯刻以詔來世而況我先人所以遺付勉戒之

者又如彼孤露餘生嫫嫫啼哀俯仰今昔追遠感慕懼無以承訓述志慰吾親泉下之望用敢再就舊錄粗加整齊謹以告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哀憐而採擇焉崇禎辛丑三月日五代孫鼎重涕泣謹狀

曾祖考奉列大夫行長興庫令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府君行狀

公諱汝健字強伯姓閔氏其先黃驪縣人有曰稱道仕高麗為尚衣奉御始顯於世稱道生世衡世衡生懿懿生令謨令謨生公珪公珪生仁鈞仁鈞生滉滉生宗儒宗儒生頓頓生愉俱以名臣著于麗史愉生

智生智生生審言入 國朝舉賢良為開城府副留
守及 光廟受魯山禫棄官去終身不復仕審言生
冲源擢遺逸為司憲府執義冲源生粹與佔畢齋諸
賢游有能詩名仕為吏曹正郎遭史禍編配濟州後
放還復官奉常寺僉正於公為高祖曾祖諱龜孫游
金寒暄門為士林所推仕為成均館典籍祖諱齊仁
左贊成有文學名當世以論安名世史筆不可改得
罪 垂簾坐黜以卒實 明廟初年也考諱思容文
川郡守贈議政府左參贊妣廣州李氏貞夫人繼妣
光州金氏貞夫人公李氏出而郡守諱緯即其外王

父也以嘉靖戊戌二月十四日生未成童而失李夫
人既冠金夫人亦卒公克承家政上奉參贊公甘旨
無闕供下撫七弟三妹嫁娶皆以時其居憂率諸弟
廬墓下終三年初授參奉不就旋由部將陞軍器寺
主簿歷德山縣監長興庫令復出宰新寧縣萬曆乙
酉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官享年四十八歸葬于楊
州平丘驛西北鳴牛里西坐之原從先兆也配晉州
姜氏議政府右議政士尚之女温良慈惠助相君子
保養諸幼既小叔小姑皆長事之如母每拜堂作兒
時乳哺之戲以娛之公歿無嗣夫人以公遺意取公

母弟贈戶曹正郎諱汝俊第二子櫟為後以奉宗祀
實我祖考慶州府尹公也登文科歷職內外夫人固
在食其祿辛亥從往安岳郡任以其年十月十日卒
于郡舍壽七十二祔公墓之左而同封焉後以府尹
公貴贈公兵曹參判夫人貞夫人有一女適弘文館
應教蔡慶先府尹公娶判官洪翼賢女生一男二女
男為我先君曰光勳文科壯元江原道觀察使女適
都事尹昌遠大司憲趙錫胤先君三男三女男著重
生負壯元典設司別檢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參議維
重文科弘文館校理女適執義李延年進士洪萬衡

士人鄭普衍蔡應教四男三女男忠衍進士忠晉縣
監忠元文科承政院右承旨忠立縣監女適進士李
澄監役許脩刑曹參議洪瑱忠衍二男一女男裕後
文科壯元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振後縣監女適
持平南重晦忠晉三男一女忠元三男二女忠立二
男二女內外孫支甚蕃衍嗚呼公之墓久未有表記
余幼時先祖考嘗斥家資為十金掛之壁上曰吾兩
父藏在一隴吾將以此買石而識其墓家素貧有時
不舉火至典衣鬻食終不用此金也其為其先者可
謂誠且切矣而累出外郡仍遭喪亂竟不克成其志

及我先君紹承遺意求工伐石樹之墓前且有年矣
後以石理不堅又欲易之而未及就不幸至於大故
不肖諸子孳孳啻哀顧吾祖吾父既不可得見則思
其平日之所欲為者而追成之以慰其泉壤之望亦
人子罔極之至情也用敢略叙世系官歷敬以請銘
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哀而垂惠焉辛丑二月
日曾孫鼎重涕泣謹狀

曾叔祖考贈通善郎戶曹正郎府君行狀

公姓閔諱汝俊字英伯其先黃驪縣人自高麗尚衣
奉御稱道三世而至文景公令謨相明宗自文景來

連六世且卿且相為世名臣列于史傳而判大府事
仁鈞忠順公宗儒文順公頓檢校叅贊愉為尤著入
國朝曰審言為松都留守及 光廟受魯山禪棄官
去終身不復仕曰冲源擢遺逸為司憲府執義曰粹
吏曹正郎有能詩名曰龜孫成均館典籍游金寒暄
門為士林所推於公為王大父典籍生諱齊仁議政
府左贊成以文學名當世贊成生文川郡守諱思容
是為皇考後贈議政府左叅贊妣曰貞夫人廣州李
氏郡守諱緯之女以嘉靖己亥十月九日生公天資
仁厚溫良事親孝處兄弟友嘗為舉子業不就以世

老學先生集卷之二
陰補彰信校尉晚歸湖右居閑處靜日以書史勉子弟公少治經甚熟既老鄉里後生有來問者輒應口誦無遺居鄉恂恂有誠長者風於人無貴賤皆得其歡心配完山李氏孝寧大君補之後忠義衛諱敬宗女也性仁淑聰明幼時聞人讀西征賦即成誦及歸理家有法度遭母憂過毀不起時祭贊公在疾久公恐其聞喪震驚故秘之出而治喪入則侍藥不以戚見於容人以爲難夫人之卒在萬曆乙亥三月三日年三十三公卒在己亥五月十八日壽六十一合葬于揚州平丘驛西北鳴牛里西坐之原從先兆也公

之在湖右有鴻山賊夢鶴之變時去大難未久饑饉游仍民心思亂賊發倉積以誘民鄉里愚蠢爭赴賊公諭禁之不得從而拘執之拘執之不得遂與里中有識者募集義兵以鎮衆心且將往討會賊平朝廷嘉之錄公從勲卒贈通善郎戶曹正郎男三人長構進士有文學早夭次機以公命奉伯父長興庫令諱汝健後擢文科官至慶州府尹次根屢舉不第女一人適密奉權與側室子三人女二人構無嗣從子光尹主其祀機有男一人光勲文科壯元江原道觀察使女二人適都事尹昌遠大司憲趙錫胤光勲三男

著重生負壯元典設司別檢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參
議維重文科弘文館校理三女適執義李延年進士
洪萬衡士人鄭普衍根有五男光燁監察光尹直長
光燭文科持平光燧光焯女二人適士人金得升縣
監洪宇紀光燿三男衡重華重台重一女適學諭田
韻光尹五男毅重誠重餘幼三女適士人韓世範注
書李夏士人李萬宣光燭二男顯重處重三女適進
士李德齡士人朴來胄餘幼光燧二女光焯一男並
幼內外曾玄甚蕃公之仲子府尹府君寔我祖考嘗
謀顯刻未及就逮我先君紹承遺意建石表墓且有

年矣後以石理不堅欲易之石既具而先君奄忽棄
世不肖諸子無以續終天之痛思欲追成兩世未成
之志少伸攀慕罔極之情用敢略叙梗槩敬以請銘
於立言之君子伏惟哀憐幸賜焉辛丑二月日從曾
孫鼎重涕泣謹狀

先祖考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慶州鎮兵馬節
制使贈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府君行狀

公諱機字子善姓閔氏黃驪縣人其先有諱稱道仕

高麗爲尚衣奉御始顯于世奉御生監察御史贈檢校太子少保世衡少保生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僕射懿傑射生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文景公令謨膺異夢相明宗文景生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判兵部事定懿公公珪定懿生判大府事三司使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太子左諭德仁鈞篤學好禮至老誦習不輟諭德生尚書吏部侍郎滉侍郎生重大匡僉議贊成事判選部事忠順公宗儒性莊重不妄交游明識典故優於吏幹建忠肅王入元賊臣權漢功等爲書數王罪將上

之中書省圖廢立逼百官署名衆莫敢異公獨罵曰吾雖老不爲若賣忠順生密直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文順公頓幼有異質忠烈王聞其名召見目爲國仙旣貴好賢愛士自文景來比六世世爲名臣其詳具載麗史本傳文順生檢校叅贊大提學愉當恭愍朝見辛旽擅亂與周學士士顥退居童城津通日以詩酒自娛嘗有詩曰秋來秋去興無窮香稻肥魚處處同瞻腹瓦瓶盛白酒南村翁對社村翁蓋公在南而周在社也鄉人因號爲周閔村大提學生典農少尹贈兵曹叅判智生叅判生審言入國

朝舉賢良為松都留守及世祖受魯山禪召公刑
曹叅判為公有時望也公不赴徑歸童城舊居以終
壽九十餘留守生冲源以遺逸為司憲府執義執義
生奉常寺僉正兼藝文館應教粹與佔畢齋諸賢游
有能詩名後贈吏曹判書於公為五代祖高祖考諱
龜孫師事寒暄金先生與安應世諸公為道義交一
時儕輩推其端雅無累語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為成
均館典籍贈議政府左贊成妣曰彥陽金氏貞敬夫
人曾祖考諱齊仁議政府左贊成以文學德望顯
中宗世及文定垂簾建言安名世史筆不可改坐

護送被黜以終號立巖有詩文六卷行于世妣曰固
城李氏貞敬夫人祖考諱思容文川郡守贈議政府
左叅贊妣曰廣州李氏貞夫人繼光州金氏貞夫人
考諱汝俊贈戶曹正郎妣曰完山李氏恭人忠義衛
諱敬宗之女孝寧大君補之後也以隆慶二年戊辰
皇明穆宗皇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公家世雅
本朝宣祖大王元年以文學行義相傳正郎公又醇厚謹飭有誠長者風
李恭人聰明仁惠德性和順其內外之教甚備而公
天姿異凡孝友絕倫自幼不戲嬉不妄言不煩父兄
之詔責而卓然已有出人之行矣八歲李恭人有疾

晝夜不離側矢洩之器身自瀉滌又爲之嘗糞驗其
甜苦差劇疾革急出戶索刀婢媪怪之曰兒不知母
病急否此時索刀何爲俄而割一指以血進左右觀
者莫不咨嗟泣下及遭喪哀毀執禮如成人既冠出
爲伯父長興庫令諱汝健之後始庫令公無嗣擇諸
子可爲後者意屬公夫人姜氏右議政士尚之女以
公見于議政公時姜氏貴盛羣幼侈服玩相誇戲公
獨閉目坐一隅不動夫人疑其性緩議政公曰汝可
子之此兒器量不凡他日必有所立及庫令公卒夫
人遂取以爲嗣自始學篤志勤業兀然端坐不以寒

暑少懈衣袴當坐處皆穿輒數日一易尤熟於經史
無不淹貫而如文選等製作之書亦讀過數百遍嘗
曰俗士不勤學業而徵幸科名吾所恥也刻意專習
者十餘年至萬曆丁酉神宗皇帝始一赴而中第時
年三十實我 宣祖大王三十年也選入承文院權
知副正字己亥丁正郎公憂辛丑陞副正字壬寅陞
著作博士兼奉常寺直長甲辰陞成均館典籍遷司
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刑曹佐郎乙巳刑曹佐郎兵曹
佐郎又爲刑曹佐郎丙午陞刑曹正郎又爲工曹佐
郎正郎丁未三和縣令庚戌刑曹正郎辛亥安岳郡

守丁姜夫人憂癸丑服闋甲寅爲工曹正郎淳昌郡
守戊午自淳棄歸檢察使沈公悅辟爲從事己未陞
通政階時光海方興土木公曾爲伐木敬差官故用
賞例也出爲扶安縣監秩滿以治最仍任癸亥鯨宗
天啓仁祖大王舉義反正革舊布新以濟州久爲
三年盜臣梁護所剝割遣使斬護以武臣柳舜懋代之廷
議以爲濟新經毒痛宜特選文吏以撫之銓曹奏言
朝臣中清白無出閔某右者雖未勘前任解由請破
格差遣 上從之公上疏辭謝請削所有昏朝資級
上乃命改授蓋異數也公代賊虐之餘一以寬仁莅

之化行民信法明吏戢賦入有經費用有節帑藏充
溢露積於外罷工匠之後于官者嚴海舶往來之法
黜屬邑違令之吏盡革貪賄之風官府肅靖一島晏
如在官七月以疾解歸片舸飄然裝橐如洗時人謂
公有吳隱之之操甲子爲原州牧使觀察使上其治
行 特賜表裏一襲以褒之會鍾城倅缺銓曹難其
人移公授之廷臣有言數年之內兩置閔某於南北
絕塞賢勞可念 上曰予意固然命改之旋拜兵曹
叅知丙寅爲長湍府使會 上謁章陵以公不及軍
期命下理邑民守闕請借 上曰閔某之清白善治

予久已嘉之今欲宥罪還任以爲褒勸政院其議之
都承旨洪瑞鳳等議曰閔某之一生清白到處善治
非特一州人私言實搢紳間所共知而 聖明固已
下燭矣伏覩 聖教其爲民宥罪礪世褒善之意至
矣盡矣事係破格惟在 睿裁 上乃命以公還之
丁卯吐虜猝犯邊疆 上移蹕江都朝廷以長湍當
賊衝遣武臣代之公扈 駕行朝賊退 廟議以春
川府使職兼防禦實掌江原一路兵馬宜擇遣有計
慮者僉曰無踰於閔某遂以屬公戊辰崇禎皇帝元
年 壬六爲掌隸院判決事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左副已

已沈公悅判度支舉公於朝願與同事遂除戶曹叅
議庚午判決事同副承旨轉右承旨出爲延安府使
壬申右承旨出爲襄陽府使癸酉判決事甲戌富平
府使尋棄歸居歲餘又出爲慶州府尹實崇禎丙子
春也是冬吐虜再搶時事大變公自此無意於世矣
丁丑夏罷歸公自騎一馬夫人不具輿駕家衆步從
邑人聚觀相歎爭持馬護之出境僦居興原江村俄
移驪江已卯春還京第秋移堤川庚辰移黃澗辛巳
春自黃又移于醴泉蓋取近太白山爲避地計也及
冬有微疾不平者數旬十二月十五日朝起命酒一

大杯俄又進食及午告終壽七十四嗚呼痛哉公資質渾厚莊重容儀長大魁偉望之儼然可知其爲厚德長者謹嚴拘畏堅忍凝定居無惰慢動遵繩墨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喜怒不形聲色不遽不與人交游過從不與世俯仰求合杜門守靜終日無營非看書寫字則輒合眼危坐家人亦不知公之何所爲也破屋頽垣柴扉偃倒蕭然若山居野店而絕無卓馬之喧潛德含晦卑讓自牧訥焉若不能語退焉若不勝衣怡然以終其身而世亦無真知公者矣然其與公從事者則莫不

心服曰德固不可望而才又不可及也其於接物誠實忠厚克積有餘而敬以出之使人可親而不可狎雖薄夫狂生見公則皆矐然自失斂然自縮不敢肆氣放言於公座之側素寡默口不言人長短時政得失聽之而不和叩之而不應其教子孫亦未嘗不諄諄於出好興戒之戒在體之日鄉人十餘輩來謁坐間有以時事慷慨揚言者公默然良久曰田家會坐合做農談一座警服退而相告曰當用斯語揭壁爲戒平生淡泊無所嗜欲服用無一長物人有問公累爲州郡顧不得爲此耶曰官事倥傯自未暇爾家屢

空飯粥隨其有無嘗手題私籍曰聽天所爲切勿營
圖小智過慮只令人因此蓋公之素志而欲令子孫
知戒也其於貨財玩好視之若浼家人不敢以布帛
等物入于室婦女不敢衣錦繡珠玉居官計日受俸
嚴內外不通交易一切饋獻不登於門不以一毫非
義取人亦不以一毫非義與人常曰爲官長而先行
不義其如胥輩視其面何哉以故家人子弟不敢以
官下物爲請與恒言語亦不敢舉一得字於公之側
然其言行渾然不見圭角絕無過激近名之舉唯畏
人之或知也城西有七世先廬毀于壬辰兵燹公欲

重建鳩材以至則有人已耕種其址公曰不可損人
食爲之停工待秋間里咸歎之有副提學宋應洵者
當弘文新錄來見公致殷勤諷令見館中諸員欲爲
之汲引公不應後應洵舉公名於館中四座無知公
面者乃歎曰吾實不知閔某無心於進取若是也光
海朝建議東萊府交接海蠻無管互市守臣多以貪
墨敗宜擇遣清白吏初舉公之叔父叅判公汝任光
海曰汝任雖云廉吏醒日無多不可遣卽復以公應
旨注入不下已而持平成夏行由內批得之公之父
子俱以清白著聞一日之內並名選首事雖不行人

皆艷稱自是每選州鎮方面之重公名輒登薦目秉
權者寢不用 仁祖初政公議交獎屢遷清顯而公
輒力求外蓋無意於榮宦也為承旨從 上幸太學
禮先聖畢親試取士及拆號公之子觀察使府君居
第一入侍諸公皆傳呼為榮公不色喜是夕當院直
又不讓於他僚人服公之量其治邑謹勤練密纖巨
必親當事務為平實詳盡不以決遣快健為能又能
剋煩制劇不自暇逸朝起未衙先勘關牒會計夜入
宴息秉燭手錄管內兵民城池坊里倉庫與夫官中
條式日下策應及他領役立限招捉拘禁問對等比

作為私識以備遺忘曰不如此無以曉習官事而通
一邑之情也又取訟案考覈情偽草作判語待朝行
下非有疾病未或一日廢也嘗曰為邑最不可減損
舊俸古人既酌量一邑之力應費之數定為規制流
行已久世之所謂能吏或有以裁損取譽於民者殊
不知人之豐約各異今吾雖節用有贏代我後者豈
可槩以一例哉一損之後百弊旁生郡邑凋殘民亦
從而受其害矣其所至一遵舊制未嘗有所增損自
奉簡薄汰省冗費庫儲日充公私俱足時出羨餘蠲
補民役凡所規畫常為久遠之圖而不為一時赫赫

之名歷典十一邑終始如一以故去久而民益思及
聞公卒爭致米布以助喪公之子孫有過其境則待
之如親戚焉世之尚論者以爲人之所操苟非得於
天而安於性者縱能脩飾於一時鮮不至於隨俗而
變化若公者當昏朝濁亂之日舉世貪黷不相非恥
而獨自卓立於衆污之中凜乎氷冽而蘄苦雖以其
時無厭之輩亦知敬服而不敢侮逮遇 聖代首被
褒擢而聲名益顯於世使人知苦節貞操之必可式
豈所謂得天安性而不以世道污隆而與之變遷者
耶夫人洪氏南陽人高麗太師悅之後高祖諱興爲

司憲府大司憲以清名直道顯於我 成宗朝曾祖
諱士俯廉謹自守 中宗朝薦入賢良科不赴卒官
司贍寺正祖諱靜敦寧府僉正考諱翼賢水運判官
有文行不肯仕所與游多知名士妣曰驪興閔氏宣
教郎諱瀛之女也夫人生於隆慶五年辛未八月十
八日自幼孝勤誠順善承親意判官公甚愛之常曰
吾家孝女年十九歸于公奉皇姑姜夫人能盡誠養
親戚稱其善事喪亂以來家業蕩失夫人能收拾緒
餘以復舊業祠享之禮宗族之會躬自爲具豐庶蠲
潔不煩公之問而致諸黨之歡性又仁而嚴慈而有

制通事理善料度遇事不拘滯於牽連之私甚惡苟
嫌卑屈干請乞假之事子孫有過呵責不少貸訓養
必以法度遇家衆甚有恩意常戒子孫曰僮僕代我
勞者分雖賤而情可矜汝輩宜恤念飢寒慎勿輕施
笞捶至於當食則尤不可喚起而輟哺也聞人有患
難若在己見人窮困必盡心濟活內外諸族均加顧
恤無間親疎居家怡然不以貧窶爲意有饋遺必稟
于家長而未嘗私自受也從公之郡邑則內治尤嚴
約家衆不得通私交納私謁所受只月俸而已他不
以一物求於外人之稱公治績者并舉夫人之德長

湍之民至及於借公之章聞者避之公歿後夫人在
堂十四年子婿皆位於朝備盡其榮養又長育兒孫
見其聯科並仕享有其祿世之稱遐壽厚福者必曰
某夫人某夫人尤以膝下四壯元爲稀世事蓋觀察
府君及女婿趙大憲孫鼎重皆爲文科壯元而孫著
重魁司馬故也觀察府君三叅從勲用 恩例累贈
公議政府領議政夫人加封爲貞敬以乙未九月二
十二日卒壽八十五是夏夫人往趙婿家初秋又往
長女家先已有疾沉綿者數月至是疾甚曰吾將不
起吾其歸終于吾家子女諸孫皆悶其病請俟少間

夫人不聽強起促還于家不升日而屬續于家之正
寢人謂夫人得正終之義始公之喪卜葬于堤川縣
遠西倉址十里遇慶里負子之原乃以夫人附其左
而同封焉子男二人長觀察使府君諱光勳寔我先
君次生六歲不育女二人長婚義禁府都事尹昌遠
次婚司憲府大司憲兼兩館大提學趙錫胤孫男三
人著重典設司別檢鼎重禮曹參議維重弘文館校
理女三人適執義李延年進士洪萬衡士人鄭普行
尹都事無子趙大憲五女適佐郎宋光弼進士李憲
士人朴時瑋進士沈滂士人金萬峻曾孫男女内外

並數十餘人而著重之男曰鎮夏鎮周鎮明鼎重之
男曰鎮長維重之男曰鎮厚餘不悉記仍竊惟念鼎
重逮事我祖考祖考之沒鼎重年十四矣尚能記憶
其平日又嘗受先君命疏錄其事蹟蓋將以脩潤而
改定之也罪逆不天先君奄棄諸孤嫠嫠餘生攀追
無及深恐一朝卒然不能遂先君之意而無以爲辭
於地下用敢就加整理繕寫成文謹以告于當世立
言之君子倘得記實顯刻表于神道永垂不朽之傳
則豈惟不肖遺孤之幸抑可以慰吾父泉壤之望伏
惟哀憐而垂聽焉崇禎庚子四月日孫鼎重涕泣謹

狀

先君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府君行狀

惟閔氏為東國大姓其先蓋出黃驪縣或曰自中國來有諱稱道仕高麗為尚衣奉御始見於族姓書東國之閔皆本於奉御奉御生世衡監察御史贈檢校太子少保少保生懿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葬平山在府西僕射生令謨膺異夢相明宗後致仕以大耄卒謚文景配某郡裴氏文景生公珪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判兵部事謚定懿定懿生

五子皆登第官致月廩以榮之其第三曰仁鈞判大府事三司使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太子左諭德篤學好禮至老誦習不輟門生故吏有造謁者必正冠束帶與之為禮如對大賓所與言唯經訓而已配溟州崔氏諭德生滉尚書吏部侍郎配東州崔氏侍郎生宗儒重大匡僉議贊成事判選部事性莊重羨風度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游篤於宗族公退便杜門謝客灑掃庭堂淨如也及忠肅王留元未歸賊臣權漢功等恐王謀廢立上書中書省逼百官署名人莫敢異公獨罵曰吾雖老不為若賣遂

却之壽八十謚忠順配長沙俞氏忠順生頓密直司
事進賢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驪興君謚文順幼有
異質風儀秀雅警悟絕人忠烈王聞其名召見目為
國仙既貴好賢愛士尤致禮於孤寒晚進配原州元
氏卒葬驪興文順生愉檢校叅贊大提學驪興君當
恭愍朝見辛旽顓國亂政與周學士士顯退居童城
津通日以詩酒自娛嘗有詩曰秋來秋去興無窮香
稻肥魚處處同皤腹瓦瓶盛白酒南村翁對北村翁
蓋公在南而周在址也鄉人目號為周閔村配順興
安氏從葬驪興蓋自奉御以來迄麗之世名公巨人

繼迹史書赫然皆可見麗朝選國中名族可與婚姻
者以閔驪興尹坡李仁崔鐵四姓為甲忠惠王時以禧
妃母鄉陞黃驪為驪興郡妃乃文順公外孫女也文
順之孫左議政霽誕生 聖女配我 太宗大王是
為 元敬王后又陞驪興為都護府命修閔氏族譜
藏于官譜中夫人姓氏及立墓所在多不載今無可
攷檢校叅贊生智生典農少尹贈兵曹叅判配某郡
鄭氏叅判生審言舉賢良為協律郎議功臣鄭熙啓
謚執正不撓得罪 太祖後為開城府副留守及
光廟受魯山禫以公有重望於世徵為刑曹叅判不

就遂歸童城舊居以終壽九十餘配礪山宋氏水原
崔氏丹陽張氏兩世皆葬其鄉之位谷里而鄭夫人
別葬開城宋夫人別葬儒城城在公州屬縣儒崔夫人
別葬幸州高陽屬縣留守生冲源以遺逸為司憲府執義
配寶城吳氏從葬儒城執義生粹與佔畢齋諸賢游
有能詩名 睿宗朝以吏曹正郎同元叔康等遭史
禍將刑以直對 上曰直哉予在書筵時知粹之為
人命免死編配濟州後放還復官奉常寺僉正知製
教贈吏曹判書配咸安尹氏判書生龜孫游寒暄金
先生門與安應世諸公為道義交一時儕輩推其端

雅無累工於詩語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為成均館典

籍贈議政府左贊成配彥陽金氏兩世皆葬懷德縣在

東二十五里三政洞贊成生齊仁以文學德望顯 中宗朝官

至議政府左贊成後值 文定垂簾建言安名世史

筆不可改論以護逆幾不刺竟坐黜以卒號立巖有

詩文六卷行于世配固城李氏於公為高祖考妣曾

祖考諱思容文川郡守贈議政府左叅贊妣廣州李

氏繼光州金氏祖考諱汝健長興庫令贈兵曹叅判

妣晉州姜氏三世皆葬楊州在平丘驛西北考諱機

叅判公母弟贈戶曹正郎諱汝俊之第二子叅判公

無嗣取以爲後官至慶州府尹贈議政府領議政居
家篤孝立朝廉謹質行純實志節清苦爲當世士大
夫所式妣南陽洪氏貞敬夫人高麗太師悅之後敦
寧府僉正靜之孫水運判官翼賢之女也判官公有
文行不肯仕所與游多知名士公諱光勳字仲集以
萬曆乙未朝宣神宗皇帝二十三年我八月十日庚
時生貌豐色粹嶷然早成見者期其遠大一日外翁
判官公如廁折楮枝作籌公在乳保抱中望見而遽
止之曰楮所以爲紙不可爲廁中用判官大奇之公
少善病父母愛之不欲就外傳受學又議政公在外

郡久無暇課督公能自知爲學往往私受於人誦讀
不懈不縱爲子弟嬉戲事議政公嘗與人書握管歎
曰吾倦甚有子而乃不能代吾勞也夫人曰兒實自
習顧翁不知耳盍試之呼前使書果能之議政公甚
喜始授經史時年已十七益自奮勵不三年名登解
額宗黨皆嘆異之與一從弟俱侍議政公于外郡一
夕從弟謂公曰郡多名妓吾已有所丐豈兄獨無意
於此乎公曰吾與爾俱童子耳正宜飭躬慎行何爲
發此言耶因以反復戒責又爲之防抑使不得出入
亦不以告議政公也後其弟嘗以是語人曰吾兄之

嚴於自持愛人以德自少時已然年十九娶延原府
院君李公光庭之女延原見而器之曰吾家衆婿閔
郎必貴年二十二中進士故事放榜翌日拜 闕謝
恩時光海政亂賊臣當國幽閉 母后于西宮人視
西宮爲禍奔無敢往拜者公獨往拜之如儀榜中從
公者亦數十人實丙辰歲也天啓癸亥光宗皇帝三年
壬元 仁祖大王舉義反正乙丑授典設司別檢丁
卯陞漢城府叅軍崇禎戊辰秋九月 上幸太學謁
先聖親試取士時議政公以承旨在上前及拆號
公名居第一談者以爲稀世之榮例授成均館典籍

已巳遷工曹佐郎禮曹佐郎兵曹佐郎庚午陞兵曹
正郎分掌軍布謹出納覈虛僞窒滲漏職修事舉判
書李公貴舉其能白 上久任尋遷爲司諫院正言
適爲典籍又爲兵曹正郎者一正言者二辛未三爲
正言一爲禮曹正郎再爲持平侍講院弼善三爲宗
簿寺正時 元宗追崇之議起公在臺閣執不可又
論其所上徽號過隆 上大怒趣命政院問誰爲發
此論者諸承旨皆震懾爲公憂之公卽對曰臺官論
事必合議而後發今日傳啓者臣也卽有罪臣固當
之不可他問 上益怒曰告君何如是不直耶然不

復問發論者諸承旨又相顧歎曰真臺諫也翌日命
黜臺官公止坐適上章請與同罪不報旋再除官官
引疾不就時言官論追崇被竄黜者前後相望而惟
公終無譴罰又先收用人皆謂當日之對甚得諫官
體上亦嘉其直故也秋度支以田政多漏選公爲
敬差官往檢慶尚道癸酉由正言直講宗簿寺正司
僕寺正再爲司憲府掌令甲戌爲成均館司成宗簿
寺正乙亥爲掌令直講侍講院輔德弘文館副修撰
丙子爲掌令弘文館副校理侍講院弼善時北虜有
窺中國心使來書辭悖慢無不至國人皆憤痛以爲

不可納柄臣崔鳴吉等力主和議旣納虜使又遣使
報之公與臺館諸僚固請斥絕以明大義上久不
從遂解職往覲議政公于鷄林任所俄又以掌令召
公赴朝則和使已去而臺啓尚爭公乃自劾曰朝廷
不用臣等言已遣和使使已去而爭之徒爲虛文耳
適授宗廟令實丙子冬十二月也不數日虜騎渡
江上將幸江都亟命相臣尹昉率官屬奉廟社
主先行旣出都門則虜鋒已迫西郊旋聞上蒼黃
入南漢城從臣多不能及公旣至江都見守備蹙虜
守將又非人知不可爲日夕憂嘆人或笑公爲迂未

久謀報虜造船盪而至公曰事急矣人又笑公爲怯虜果設大砲於津邊以恐脅我使不得動而乃以兵渡公即詣堂謂尹相昉曰吾等受命奉廟社主耳城守非其職急宜奉廟社主嬪宮元孫王子浮海以避俟賊退還入萬全計也有如虜兵盡渡孤城失守將奈何時姜庶人爲昭顯世子嬪其第一子號元孫孝宗大王與麟坪大君俱以王子在城中尹相聞公言嗔曰君有識士夫何輕怯易言以驚動人爲速去勿復言公退與諸僚言曰此城決不可守吾言實萬全尹相不我聽禍且及廟社王族矣吾

豈可不爭乃率諸僚入其庭言益力尹相益怒揮出之公曰事急不可但已復率諸僚入固爭尹相曰速出不否者吾且斬汝鎮衆公退謂諸僚曰天也非尹相意也孝宗大王命舉城士女守埤捍賊而人無持尺寸刃者公乃往武庫問主者戎器盡鈍弊不治火藥已搗者僅滿一小匱云公曰已矣無可爲者宋公國澤與公道遇握手俱至武庫諸僚亦隨至公取火藥置之前以繩繫火置其傍曰此吾輩死所也皆曰諾俄有推破城西門者公呼曰汝何爲者敢擊破國門推者曰元孫將出矣望見一人背負一小兒乘馬

當門蓋姜庶人聞虜迫城令一老宦負元孫逃死也
宋公謂公曰今日吾輩浪死無益從元孫行可乎公
曰君則行矣我有職守捨此何往宋公曰南漢聲息
不通傳聞叵測此城又不保 宗社將淪沒矣 王
家一脉在此豈可付諸一宦而任其死生於奔竄中
耶公應曰君言亦然矣與其死於此孰若共保元孫
也遂與宋公從往元孫馬羸蹇不能行公與宋公各
以所騎適載亟走海濱乘船將發公之諸僚皆追至
獨一人後宦者催發公曰急難相棄非義也至喬桐
府是夜有驚元孫乳母因驚以走過數日見獲衆曰

罪可死公曰今日所重在乳哺乃赦之發喬桐又至
一島島中人十數輩羣聚持刃若相拒狀衆恐生變
至欲以兵擊之公曰不可彼必不知元孫在此也卽
招之諭以故皆涕泣聽命持酒食以餉夜又率其羣
來衛士大夫避竄者聞元孫所在皆來赴公又與衆
議曰在行者多不可無統領俾謀畫出一也衆以朴
公東善年老秩高共推爲將是時慶尚全羅黃海三
道舟師列泊海中觀望逗留不受江都節制及聞江
都失守而元孫將向湖西黃海監司李培元等欲籍
元孫爲重以免後誅乃檄護行諸公賚令奉元孫以

來誅之以禍福語有不可測者未幾南漢圍解上
還都卽丁丑春正月二十九日也公直走京自就理
請伏不死職之罪上先已有命勿問以護全元孫
特加通政階旋除戶曹參議相臣崔鳴吉言殿下
不問閔某失職之罪反加階以寵賞之後世必以
殿下爲輕宗廟而重元孫也上用其言還收居
月餘上曰近日銓注何無閔某姓名銓臣對以新有
相臣之劾不敢爾上曰閔某有功而無罪宜收用
如故公自經變亂無意於世初授掌樂院正不就繼
以司憲府掌令執義召入謝引罪自劾又以司諫院

司諫召不赴奉議政公寓居驪州躬課耕種疾病飢
窘有人所不堪者亦不以爲意也時士大夫多退處
鄉里崔相方以和虜自功擅執國柄知士論不與乃
言于上曰國事至此士大夫自矜名節不樂仕宦宜
且收用向時置廢之人責令自效上曰予今不幸
遭變其誰與我宜如卿請崔相乃引南以恭爲吏曹
判書盡用得罪公論廢棄不齒者布置內外以爲助
又假善辭擯士類於惡地以困之金郊驛在海西孔
道凋弊最甚每虜使來輒見侵辱遂託以蘇殘請遣
曾經兩司亞長者始授金公慶餘不赴論以厭避編

配本驛戊寅復以授公聞命卽赴數月以親老辭歸
已卯復爲執義宗簿正皆以疾辭求外遂得星州爲
治以寬自持以嚴制頑吏恤窮民在州三年一境以
安有盜劫貨傷人捕得十數輩監司欲置之死公曰
盜不殺人法不至死盡免之時朝廷調兵以應虜請
卒有李士龍者被調慨憤形於色辭不受犒設行資
公知其將欲有爲也獎之曰真義士也加待以送之
士龍至虜軍連發虛砲爲虜所覺賫死猶不從竟見
殺立大節於中國公爲之助葬致祭撫恤其家繡衣
使者奏公清白慈祥爲一道最上特賜表裏一襲

以褒之辛巳議政公僦寓醴泉地公亦棄官歸侍耕
山釣水樂以忘貧日與鄉老隣翁設濁醪野蔬以爲
歡是冬議政公捐館舍卜葬于堤川縣遠西倉北十
里遇慶里奉大夫人廬其下憂毀成疾背發大疽幾
殆者兩歲甲申服闋授尚衣院正改弘文館校理又
引前罪以辭上不許不得已拜命又辭而適適而
復授者再上章乞養出爲南原府使府號難治人言
非猛莫制公笑曰誠信待民尚恐難化有意爲猛豈
能服人到府一以寬莅之吏民皆懷亦無敢作橫者
賊臣金自點爲相奉使赴北據例求索列邑人皆望

風輸貨公獨以紙扇數種投之自點怒曰是慢我也
責今益其數公更以紙扇如干添之自點益忿恚終
不受及湖西有變上變者言賊黨連結兩湖中外震
驚自點言於朝堂曰南原倅閔某性寬緩必不任捕
賊宜改之諸公不應乃止丙戌秋以校理召還丁亥
又以校理遷司諫叅鞫姜庶人母自點主其獄會諸
官議刑公曰姜母以故相之妻封號未改不與他等
不宜輕加刑訊宜先鞫辭連者有左驗然後乃可自
點大聲曰司諫欲緩獄以縱逆耶宜具奏請旨意欲
陷之不測李公時白諸人力止之自點復罵曰司諫

亦動於外議耶何不斥言於外曰此獄某相專主之
耶又為執義司僕正副校理戊子為承文院判校侍
講院輔德己丑 上冊封今 上殿下為 王世孫
銓部選可為奉禮者注入 上命改擇遂以授公禮
訖推慶恩加通政階及 孝宗嗣位為養求外為安
邊府使節用省費斥其羨設義倉條為久遠之規民
甚惠之壬辰任滿入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時正言李
萬雄等論劾尹善道忤 上意嚴旨屢下公在院直
啓陳人主喜怒不宜失中 上益怒公欲再啓同僚
以夜深為難公曰君有過舉近臣不可不力爭遂啓

之語益勤切 上怒稍解嘗於朝班與善道並坐善道問寒暄致殷勤公終不應或言其已甚公曰尹不吉人也不可與之言適為兵曹參議參議管內例有別徵布雖多盡歸私費公命悉入正庫以助經費省中吏嘖嘖言前所未見也癸巳出為江原道觀察使申飭列邑修明軍政捐出營儲助民蠲役訓局廣設屯田於峽邑募集流民公狀陳其為弊之端與難行之勢甚悉時相怒以為格沮反加勘責是歲五月江陵府有降霜之異 上命道臣往詢府中冤獄有無公奏言前監司柳慶昌先已具狀 上聞惟朝廷早

賜處分而已今無可更詢者竟以不往江陵坐罷甲午叙拜同副承旨兵曹參議知乙未為右副承旨左副承旨右承旨兵曹參議秋丁大夫人憂丁酉服闋為兵曹參議戊戌為工曹參議己亥春請暇省墓親知多以衰病止之公曰吾固老且病若年益老病益痼即將不復見父母之歲矣強自行及還疾果大作數旬而安遂解職家居五月四日猝聞 孝宗大王昇遐蒼皇赴 闕哭泣盡哀既成服而出憂憊不能食忽一日血從鼻眼出無數家人驚遽公曰死生命也當安而俟之已而血止自是氣常不平至七月六日

腫發項左數日寢劇十七日戌時終于居第之廳事
壽六十五嗚呼痛哉尚忍言哉公姿稟粹然無雜渾
然無飾溫良仁愛和易恬淡謙恭退遜廉潔畏慎未
嘗有計較利害微名營進之念亦未嘗有一毫傷人
害物之心發乎言者一於忠實見乎行者一於謹厚
雖有所不中未嘗文之以偽也少有苟且嫌惡不懌
於心者則若針刺在身亦不能頃刻安焉性又沉默
寡言笑不論人長短不喜交遊不好燕樂不近聲色
不問家產有無坐無氈席傍無侍御几案間無一長
物杜門終日環堵蕭然其於世利紛華蓋泊如也世

之聞公之風者皆曰仁厚長者莫不誠心愛慕禮貌
尊敬如舊游親交素相狎者亦皆呼之以官而不以
字焉時俗好議論動以色目相加至於公不敢有所
指名其孝友篤至平居左右侍奉其色怡愉屢為養
乞郡甘旨之外必盡所以樂其心者大夫人壽八十
餘尚康寧長姊老寡又無血胤公迎致于家事之如
母有所得無少多必分之嘗愛妹婿樂靜趙公名錫
胤之號為樂靜人樂靜有事必相咨議趙公亦深敬之情意洽
然兩得有時把酒論說娓娓不相厭也常謂諸子曰
汝輩作人宜師法趙胤之趙公既沒恤念其寡妹亦

如姊焉居家御衆恩意周遍雖有過失專務掩覆內
外雍和自無間言其教子自幼不得戲游傲放既冠
不得妄與人交既仕戒以當官盡責公在外日嘗以
書戒諸子曰吾家自立巖先祖以來出身者無幾又
皆困於泥塗先君有隱德而世無知之者數十年在
外畢竟官位不滿於德至于今日余之前後忝竊已
踰涯分汝之兄弟大小決科亦及於慈親在堂之日
數年之間驟躋清顯此實祖先積德餘慶之所及而
亦世間稀有之事人皆爲華而余則甚以爲懼自古
盛滿之家鮮不以驕肆侈大致敗吾家本來清貧衣

服飲食之奉雖欲侈奢固不可得至於名位則可以
知戒蓋好官美職不可久居以妨賢路持身處心必
主謙退抑遜待人接物必務樂易和平令人人見之
者皆曰某人家風忠厚云爾則豈非好語乎况我先
人恭謹自守口不言人過失此則汝等之所親見汝
等念之戒之又曰世俗不知禮讓專尚驕傲甚至年
長以倍之人視若等輩吾所甚惡閱世已久屈指儕
輩中以驕得名者無一人享壽享福尤可戒也汝須
惕念凡長我數年者必致恭敬雖親交昵友亦勿戲
笑嘲弄自損威儀吏胥賤流亦皆待之以誠信至於

臨大事決是非唯當斷之以義又曰勿爲矯激之言
勿爲朋比之論勿問彼此唯取善人勿分親疎唯許
正論則可以行世而得令名矣丙申維重爲臺官觸
上怒黜爲鏡城判官即日發遣公與之別曰遠黜不
足念惟慎疾無貽吾憂也戊戌鼎重擢授東萊府使
萊接海蠻公又以書戒曰吾性不喜玩具汝所知也
勿以殊方一物累我也且爲官者自持廉白方可御
下而服其心其他平日訓誨子孫者無一不出於謙
謹忠厚之意諸子不肖雖無以奉承訓戒觀于此可
以知吾父教子之有法亦可以知其志意之所存也

其於族黨內外踈戚視之如一恤其貧窮濟其急難
聞其死雖遠不御酒肉至於相識亦然凡得時節饋
遺爲之均分常籍其鄉里名字以備遺忘比屬疾猶
自手分節扇遍及鄉族或有訃先而扇後者皆執扇
以泣曰吾屬將不復見此物矣其當官不擇夷險爲
趣舍惟其所遇務盡吾心而已不爲赫赫近名之事
平生不喜榮宦晚益無意焉有除輒辭日以勸課兒
孫爲事間出郊庄與隣里童冠賞花釣魚優游自樂
水部職閒皆謂便於老人而公曰雖閒猶不如無又
告病而免然其一念常惓惓於 朝廷每聞政令得

失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辭及山陵未
定論議紛爭愍然憂歎疾病猶問山陵已卜否其
接人恂恂和悅一出於誠意未嘗有所薄厚也然於
不善者則亦未嘗假以辭色樂善好禮見當世德人
賢士必愛而敬之有非毀者則必痛疾之曰已不能
爲善又忌爲善之人獨何心哉冠昏喪祭皆用古禮
嘗命製深衣而未成病革顧諸子曰可速成姊妹來
問疾但曰苦苦親友至輒引入相接語言酬酢無異
平日不以一言及身後事正坐恬然而逝嗚呼痛哉
尚忍言哉自公始有疾親族之省視者交於門旣甚

也執湯藥相守不去者十數人旣終也哭泣相吊皆
盡哀焉訃聞上賜賻如儀命禮官祭之以文曰惟
靈家傳清白世篤忠純稟資寬裕秉心謹醇飭躬砥
行懷瑾握瑜遂擢魁科自致亨途無慕無營孰疾其
驅繼德弗替令聞彌章多冠司直玉署舍香廼遷銀
臺復佐西銓左右俱宜不辭不愆三典雄州厥有治
績受節觀風于彼潞貊歸視其家破垣徒壁兩朝出
入三十年餘豈無夷險一節如初惟神所勞宜爾福
祿教忠承華父子緝玉奚止家榮有責邦國謂宜長
年保其寬樂云胡一朝遽聞不淑善人其亡予實悼

惜追惟舊勞替陳菲薄庶幾有知聽此侑告知製教
李慶徽行也貞夫人李氏先公六年而卒男五人曰
有功十歲夭曰次功三歲不育曰著重生負壯元典
設司別檢曰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叅議曰維重文科
弘文館校理女四人長許嫁未行而沒次適司憲府
執義李延年次適進士洪萬衡次適士人鄭普衍著
重娶府使洪霽女生三男曰鎮夏鎮周次幼二女亦
幼鼎重初娶洗馬申昇女生一女再娶承旨洪慶尹
女生一男曰鎮長維重初娶判書李景曾女再娶判
書宋浚吉女生一男一女並幼李延年一女適叅奉

韓後相洪萬衡二男鄭普衍一女一男並幼始先妣
之喪卜葬于扶安旣治壙有水患乃改窆於木川及
公卒又擇地於忠州江北天登山下大陽之洞老峙
之左負癸之原距堤川議政公墓三十里而近遵公
平日欲近先墓之意乃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已
酉奉柩窆焉遷夫人墓同日合封之旣畢事不肖子
等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我先公居家之行立朝
之蹟皆偉然可傳而不肖等愚陋無文不足以形容
其德義敢略述梗槩如右謹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
子鏡辭于石顯示無窮思以免夫不明不仁之罪嗚

呼痛哉尚忍言哉先妣貞夫人有懿德至行自有狀
今不附入於此云爾崇禎庚子四月日不肖孫著重
鼎重維重等泣血謹狀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